

# 上海居士林開示錄

智敏上師開示

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於上海居士林）

## 初八開示

今天，承居士林領導人士的邀請，智敏在這裏與大家結個法緣。剛才本人走進居士林經過佛堂的時候，看到大家虔誠地在做課誦，令人非常感動！這裏大概都是修習淨土宗的，本人在這裏講開示，對大家到底有沒有幫助呢？有些人可能會不理解，以為大般若宗和淨土宗是兩個宗派，我們是修淨土的，大般若宗的教理和修法，恐怕是不一定需要了。本人在蘇州西園講開示的時候，當圓滿那天，大眾列隊到法座前求加持，其中有一位居士，當我向她頭上加持時，她說我不要，她害怕大般若宗，害怕碰到她頂上，會妨害她往生西方？！

應當知道，佛陀所說一切法門，顯密都是一致的，目的都是成佛度眾生，各個宗派互相依存，誰也離不開誰。我們就禪門日誦的早課來看，楞嚴咒、大悲咒、十小咒都是來自其他宗派！晚課呢，蒙山施食，往生咒，此外放焰口等等，也都是其他宗派的。那麼，就是說，佛教各大宗派是不能分家的。

就我們修大般若宗的來說，我們學的教理：根本法輪，像《俱舍論》、《集異門論》、《法蘊足論》、《毗婆沙論》、《成實論》；大乘深廣二法輪中，廣行的法相唯識（瑜伽行派）：像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五蘊論》、《百法明門論》、《攝大乘論》、《成唯識論》，還有深觀派的中觀學，有《中論》、《入中論》、《寶鬘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毗婆沙》、《入菩薩行論》等等都是顯教。可以說，佛教各大宗派是不能分家的。佛陀說法是圓融的。在開講前念的——我們大家才念過的《心經》，不是顯宗的常課嗎？但經的最後，「揭諦，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」，這不是顯宗的！《法華經》大家都念誦了，是顯教，但裏面有《陀羅尼品》，也不是顯宗的。所以說，要絕對地把各大宗派分開是做不到的。

我們修淨土宗的，如果把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名號，當作阿伽陀藥的話，這就是無上的密。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裏面可以包涵八萬四千法門，這麼多法門都攝在一句佛號裏面，即是其他宗派的陀羅尼總持法門。因此，希望大家在聽開示之前，思想要有個準備，所謂其他宗派對顯教並不是矛盾的，而且是有幫助的。

我們修淨土的，發願要求往生淨土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面，就有這句話，三輩往生，都離不開「當發無上菩提之心」。我們如果不學教理，單是念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什麼叫菩提心也不懂，如何發？更無從發起。菩提心是有一定的涵義的，要發起來，也是有一定的修法的。這些教理和方法，在顯教裏面都有，我們大般若宗也必須要修這個法，菩提心是顯密共同的。沒有菩提心，顯教裏面成不了大乘，其他宗派裏更談不上金剛乘，其他宗派是大乘裏邊特殊的一種，因為他發了菩提心，觀眾生苦，深心不忍，欲快速成佛，救度一切父母眾生，所以要修其他宗派了。總之，都是離不開菩提心。

再者，我們修淨土的，要厭離娑婆。厭離娑婆，在我們修其他宗派的說，就是出離心。娑婆世界是一個特定的要厭離的對境，而實際上說，整個三界都是我們所

要厭離的。如果我們出離心生起了，對娑婆世界自然就沒有留戀，往生淨土就非常順利，毫無牽掛。

從我們念佛，求生西方淨土來說，固然持念一句佛號，離不開出離心與菩提心。如果你要念到能見自性彌陀、唯心淨土的話，你還得加上一個中觀正見。我們大般若宗裏面的三主要道——出離心、菩提心、空性見，在顯宗裏面也是不能少的。任何宗派離開了這三個要道，就不成其為佛法了。一切佛法的核心，就這三個要道。所以，我們如果把這三個核心修好之後，不管哪個宗派，都能上路，成就菩提。如果出離心、菩提心、中觀見沒有的話，修一切佛法都會成了外道。儘管你神通廣大，辯才無礙，但是，要是沒有出離心的話，根本就出不了三界；沒有菩提心，就成不了佛，度不了眾生；沒有中觀見，則出離的方法，度眾生的方法都沒有，所謂學佛，成了口頭禪了，實際行動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更危險的是，若沒有正見，「陰境若現前」，就「瞥爾隨他去」了！

所以，今天給大眾介紹一點，是一切宗派共同需要的，希望修淨土宗的，要打開門戶之見，因為佛法是互相融通的，顯密是一致的，互為表裏的。每一個宗派，

都有它的特色，這且不論，我們現在講的是基本原理，是一切宗派共同需要的。今天，暫且把本人所知道一些淺薄的佛教知識，稍微地說一點，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。

當然，本人是大般若宗派，一開頭就得講暇滿人身の問題。應當知道，我們得到這個人趣的身體，又能夠遇到至高無上的佛法，這都是無始以來皈依三寶，堅持五戒，發了善願，積集了很多的善根，才感到現在這個暇滿的人身。所謂暇滿的人身，就是在我們顯教的課誦裏也有提起的，「三途八難俱離苦」裏的八難，離開這八難就叫八有暇，再加上十個圓滿，就是暇滿人身了。

這裏且講大家知道的離八難得八有暇：我們有了這個八有暇的人身，才能夠學習修持佛法。那八個有暇呢？離開三惡道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三個難就去掉了。

又長壽天，指無想天及無色界天人。無想天人住在第四禪天的高勝處，有如聚落外的阿蘭若處，除初生及臨終二個時候，其餘中間有五百大劫，心王心所都滅掉不起作用，此是外道修無想定的果報，不能修佛法的。另外無色界天人，指凡夫，

沒有善根修解脫道，也是無暇。還有，經常為五欲事而心散亂的欲界天人，亦無善根修行佛法，生在天上，壽命很長，也歸入長壽天了。無想天人，心都滅了，對佛出世都不知道，這樣，修行根本沒有辦法了。其餘二種長壽天，沒有善根，無閑修行，也是一樣。我們修行，首先要聽聞正法，連正法都沒有聽到，那你如何修呢？有了聞，才能思，有了思才能修，聞、思、修三，聞是第一位的。聞都聞不到，甚至佛出世都不知道，那如何修呢？一般說來，生天不是很好麼？但是生到哪個天，見不到佛，聞不到法，我們的看法，也不好，而且是一個難。

得了人身該很好吧！但生在邊地，沒有佛法的地方，也不好。譬如說，雖然佛法在我們中國這時很盛，但其它的少數地方，還有北俱盧洲，沒有佛教的地方，雖然也做上一個人，但還是聽不到佛法，也是一個難。

此外，生在無佛出世的時候。譬如說，釋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末法一萬年。在末法一萬年後，正法滅盡時，而彌勒菩薩還未出世，這中間一段時間，佛法一點兒也沒有。現在，我們正值末法時期，佛法還是有的。雖然佛是見不到，但是佛的像還能見到。雖然佛親口說法聽不到，但是佛說的三藏十二部經還保

存得好好的，現在的僧人雖然證果證道的不多（不敢說沒有），但依佛所說的而如法修行的人還是有。那麼就是說，這佛法僧三個寶還是存在的，我們修行，還是有辦法的。如果你出生的時候，末法一萬年已過去了，彌勒菩薩又還沒出世，這個空白的時間，佛法半個字也聽不到，這是個大難，連前面三惡道的三個難，長壽天、邊地二個難，這是第六個難了。

還有，雖然生在人間，而且在有佛法的地方，但是六根不具，盲聾瘖啞。你說要聽聞正法，他是聾的，聽不進去；你教他念佛，啞的，念不出來；或者是白癡一類的，給他講佛法道理，他聽不懂，無法理解接受。這是第七個難。

最後一個難，就是有邪倒見的，信邪的，信法輪功，信什麼氣功外道，不相信有前世後世，不信有善惡業果，不信三寶的。這些人，你給他講佛法，他不但聽你的，還是說你不對，他對！九十年代初的時候，我在溫州住過二年，就有一個現實的例子。一個溫州的居士，她把她孩子帶來皈依，這個孩子也很聽話，如法地皈依了，母親很高興。後來、就是今年，我又到溫州去過一次，她那做母親的居士來了，說她的孩子長大了，在一個大學為研究生，但是信了法輪功。那邊甚至有些教

授也都信了法輪功，他母親怎麼勸他，他都聽不進去，他還說他母親迷信。結果，沒有好久，法輪功被取締了，成為非法反動組織，那麼，他的信仰也就破產了，他甚至還受了批評。這就是說，執有邪見的人是一個大難，是八難中的一個難。

我們能夠離開這八個難，得到有暇的人身，也遇到了殊勝的佛法，能夠聽聞，如理思惟，法隨法行，這是一個極大的福報。此種福報從何而來？這是由於過去無數劫來，我們在三寶面前培了很多的福，很認真的把五戒持好，同時，把所積的福，布施、持戒、禮拜、供養等的功德，不迴向當時的現世福報，才有今日的暇滿。如果當時迴向求現世福報的話，當時就享受完了，沒有了。正因為當時我們能夠不著眼於現世，而著眼於將來的增上生，後世才能得到暇滿的人身，遇到佛，能繼續再修行。所以說，要感到現在這個暇滿的人身，確是很困難的。

佛教裏有一句大家都聽慣了的話：「人身難得」。到底「難得」到什麼程度呢？《法華經》裏就說了一個譬喻：「盲龜值木」，就是說，一隻瞎了眼睛的烏龜，在大海里隨著驚濤駭浪翻上翻下，一會兒沖到東，一會兒沖到西，一會兒又沈入海底，好容易沖上海面吸口氣，立刻又被大浪擊入海底，痛苦不堪。如果，在剎那浮上海

面的時候，很幸運地碰到一塊木板。本來它是瞎的，木板漂在海面上，它根本看不到，也無從去追求，但它瞎碰偶爾碰上了一塊木板。這木板又很湊巧中間有個孔眼。瞎了眼的烏龜，東碰西碰的，竟然碰上了那個孔眼，趕緊把頭從板孔中伸出來，總算能深深地飽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，而且保證它再也不會被打入海底了。這對它說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和慶幸！這樣難得的機會，我們想一想，確實是太難得了！但是，這一輩子是人身，下一輩子再能得人身，比這個還難！

這個譬喻還不算，佛經裏還有一個譬喻：從須彌山的頂上，拿一根線放下來，在須彌山的腳下有一根針，要把這根線從針眼裏穿進去，這個，我們想一想，更難了！針的孔這麼小，距離又那麼遠，而且線是隨風飄動的。一點微風就把它飄開了，怎麼能穿進去呢？但也不能完全排斥說，穿進去的機會，絕對沒有：僅僅是幾億億分之一罷了，這個真是難極了！而我們下一世再得人身，也是這麼困難！

有人反駁了，你說人身那麼難得，而現實世界上，我們人口是太多了，正在節制人口，不要他生出來，有什麼難得？我們說人身難得，是這一輩子是人，下一輩子再做人，極難！至於說人的來源，卻不是說一定是從人道來的，可能有些是天上

福氣享完了掉下來的，也有些可能是從地獄裏邊受苦受完了，放出來的，也可能是從畜生道報受完了，又到人間來的。還有餓鬼道來的，乃至他方世界來的，來源很多。所以，我們說的難，並不是說投生人道的來源少而稱難，來源是很多的；但是這一輩子是人，下一輩子再做人，就極難！就你說人很多吧，但那些嬰兒，胎裏才三個月，或一個月，或者幾個星期，還沒有來得及出胎做一個人，就被墮胎打掉了，打掉多少？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了。暇滿人身難得，從這方面也就看到了，這依舊是說明人身難得的另一個側面。

因此，既然我們現在人身難得而得到了，佛法難聞又碰上了，我們就應該好好地修行了。一定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，宿世付了巨大劬勞才獲得的暇滿人身！如果再因循不努力修行的話，人生幾十年，一眨眼過去了，那麼，以後再要得到人身，恐怕是絕對困難的了。這是鼓勵我們，在極難得的人身得到之後，一定要把它珍惜，好好利用。我們這個身體，從好的方面說，假如善根具足的，即身成佛都有可能。釋迦牟尼佛，從王宮降生以後，十九歲逾城出家，經過六年苦修，終於在菩提道場菩提樹下成等正覺。後來的祖師，雖然沒有成就三十二相的佛，但是成就法、報、化三身功德具足的佛是有的，像中國西藏的彌勒日巴等，就是這麼成就的。祖師中

陰成就，也是成就三身功德的。他們的成就，在眾生份上的三十二相雖然還沒有現出來，不是示現具足相好的佛陀，但是就其自身，法報化三身的功德是證得了的。這裏說明，從最高度來說，我們這個身體，有即身成佛的可能性。從最低層次來說，祇要我們能好好行持的話，歸依三寶，持個五戒，至少我們下一輩子可以不墮惡道。以上是從好的方面說。假使從壞的方面說，什麼樣的壞事，這個身體也做得出來。下無間地獄的五無間罪等，也是人做出來的。所以，我們這個人身，要謹慎掌握，善於利用，做好事的話，可以使我們離苦，乃至成佛。倘若不然，而做壞事的話，地獄裏一下就去了。這個關鍵在我們自己，如何把人身掌握好，不要讓它做壞事，而儘量行持世世間的善法，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人身！

有的人對錢財非常重視，他如果發了財，假使說有幾億的美金，真可謂是大財主了。如果一旦他的錢給人家騙走或搶走了，那他是非常難受，甚至有自殺的可能。但是，事實上，在他死的時候，錢救不了他的命。假使那病是該死的，錢再多，醫生也沒辦法。他死的時候，這筆錢能不能帶去走呢？一分也帶不走！人們花了很多錢，成立了所謂美滿的家庭，妻子兒女很多，世間上稱為福氣大。但是在他臨走的時候，一個家屬也陪他不了！而他為了掙取錢財，爭取家庭的幸福等等，造了很多

惡業，這些惡業卻毫不客氣地把他牽起走，直下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受苦去了。那些家屬親戚朋友，眼睜睜的看著他走了，毫無辦法。而我們如果以這個身體好好修持佛法的話，那麼，你修一分就帶一分走，一點也不會少的。從這點來說，我們這個身體，就勝過那些財寶無數億倍。我們對財寶的珍惜守護很重視，對身體的好好使用卻不太重視。有的人就是喜歡喫喝玩樂，浪費了一輩子。我們佛教徒的看法，對暇滿人身的不珍惜，是最大的浪費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把這個難得暇滿的身體利用起來，做好事。至少受個三皈五戒，下一輩子也不會去惡道受苦，這是最低的要求。如果能再高一點，這輩子能夠修行上路，依下、中、上士道或金剛乘，修到一定的層次，達到一定的證悟，乃至證果。這樣我們這輩子就不會枉生一世了。至於即身成佛，畢竟一般凡夫難以到達這個高度，我們暫時就不說了。

這個暇滿人身得到了，我們就應該學習佛法了。哪些法最好呢？當然，每一個宗派都說自己是最好的。我們且不從宗派的眼光說，從整個的佛教來說。整個的佛教裏邊，有顯的，有密的，有大乘的，有小乘的（應該說是根本乘的），很多。三藏十二部，大家看過藏經的都知道，有一大櫃子，一部藏經就那麼多。裏邊講的，有些地方好像有矛盾。譬喻說，有時讚歎出離，非常讚歎清淨離欲，少事少惱，專

心修持三十七道品等，能夠成就，出離三界，很好！但有的時候，又呵責這些人是焦芽敗種，發心太小，太自私了，只顧自己出離，不顧人家受苦。有的時候說顯教玄妙，有的時候又贊密教殊勝。這樣，一般人未能融會的，就會執著於一邊。聽說顯教好的，就誹謗密教，聞到密教高的，又看不起顯教；見講大乘殊勝的，看不起小乘（根本乘），看到小乘（根本乘）行持踏實的，又說大乘浮於空言。就是這樣子，歷史上的爭論是數見不鮮的。那就是說，對佛的三藏十二分教，四十九年所說的，不能圓融地看待。佛說的法，是對機說的。眾生有什麼毛病，就給他治什麼毛病，而對症下藥。喻如熱病給涼藥，寒病就給熱藥，表面上就不會一致的。至於說把整個佛說聯係起來，組織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的，當時之機還不需要，所以說古代的祖師並沒有從事這方面的工作。象龍樹、提婆，他們弘揚的是深見派，專門從空性方面發揮的很多，緣起事相就較略。無著、世親，他們宣說的是廣行派，講廣大的較多，空性方面就不太深透。總是有其側重面的。面對整個佛教，圓滿無缺地把它聯係起來，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的，直到明代，中國西藏的祖師，才應運而出地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。歷史上稱他為第二法王，原因也在此。法王的意思是法中之王，那就是佛了。所以第一法王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，第二法王即是祖師。

佛說一切法，本來是圓融的，有體系的，不是一般人看成的那樣有矛盾的。因為是對機說法，好像一個經、一個經是沒有聯系的，智慧淺薄的就認為有矛盾了。實際上，以佛的眼光看，整個說法是有一貫融會的。後來祖師都能體會佛意，他們也是對機說法，對當時他們所對的機，弘揚那一方面的法。所以有的說空，有的說有；有的講顯，有的說密。因為當時人根利，這樣說恰好解決了問題，不必多說了。後來人根漸鈍，看不清楚完整的體系，才需要組織圓滿的教法，這才出現了祖師。所以說，我們能夠值遇佛出世，聽到佛法，是大幸事；如果不能生在佛世，而能聞到祖師組織的圓滿佛教，也是大幸！

祖師的著作裏邊，比如說《論》，這部論是對佛說的各種法都不遺漏的組織在裏面。他貫通了佛說的各種法，——佛說的一切法都是不相違背的。為什麼不相違背呢？在某個時候，譬如說你在起步的時候，給你說起步的法。等你到了一定的高度了，如果你還留在原地不動的話，就要呵斥你了，你該往前走了，這樣不動就不對，又說另一種較高的法。所以說開始讚歎厭離，少事少惱，但是後來又呵責小乘焦芽敗種，就是說該繼續向前走，在出離心的基礎上，念眾生苦，該發大菩提心，廣行六度了。大家念過《法華經》的，這個密意都知道了。開始不讚歎厭離，少事

少惱，那你就貪著五欲享受，不肯修，不修的話，就不能離苦，更達不到出離三界的高度；但你個人出離三界就滿足了，停步不前了，也不對，要呵責你，叫你再往前走，發大菩提心，廣度一切眾生都出離苦難。所以說，佛說法都有密意的，在你開始起步的時候說什麼話，當你進度到一定層次的時候，又說什麼話，當你達到再高的時候，又說什麼話。這樣，前後說的話，看起來似乎有矛盾，實際上是一致的。因為層次不同，所以說話不同。能把裏面的內在聯係明白地講出來的，祇有祖師的《論》。在眾生根機轉鈍，不能直接了達佛說的時候，祖師應運而出，把佛的密意和盤托出，為什麼這時要這麼說，為什麼那時又必須那麼說，表面上矛盾，實際上一致，毫無矛盾，這種分析是極不容易的，要把佛說三藏十二部經都通達深透了，才會有這樣的成就。

記得我以前看到一本雜誌，說有一個洋人——歐洲人，他發心研究佛教，研究了幾十年，以世間學術研究的方式來看問題。他看到佛經一會兒說有，一會兒又說空，一會兒讚歎出離，一會兒又呵斥小乘，弄到後來，他感到莫明其妙。最後，來個結論，他說、佛說的話是前後矛盾，不成體系的，三藏十二部是一個大雜燴。這就說明，他沒有慧眼，對佛說的一代時教，不能辯證地理解它深在的密意，也說明

他智慧不夠，就產生了這樣錯誤的結論。然而祖師，經過深透智慧的抉擇，卻能把佛說的一代時教，明確的看到一切佛語都不相違，為眾生顯示了一條正知正見的大路。

我們有的時候，因為智慧淺薄，信了這個宗，就誹謗那個宗，信了那個派，又反對這個派，造了很多口業，因為謗法的罪是很大的。假使你把祖師的論學一下，有的人恐怕學過吧，《論》——《論》，這部論一開始，就談了這個問題。如果我們能夠把佛教內部的關連，為什麼一會兒這麼說，一會兒那麼說，把這個道理貫通了，一切佛語都是一致的，「如人食蜜，中邊皆甜」，那麼謗法的罪就自然能避免，不會產生了。

人們所以要謗法，無非是執著這個宗派好，要大家都學自己這個宗派，就說人家的不好；說了他的好，就等於說我們的不好。這樣子，謗來謗去的話，自以為在維護自己的宗派，很有功德，實際上卻是造了很大的口業——謗法大罪。謗法的罪，依經上說，是極端重大的。再說，謗法也就是謗佛，因為法是佛說的，你謗了法，說這個法不好，不是在謗佛、謗佛說的不好嗎？！僧，就是依佛說的法而修行的人，

若謗這個法，依這個法修行的僧人，還不是全都謗進去了，那就成了毀謗三寶，這個罪可大啦，果報也可怕透頂。這裏說明，如果我們沒有智慧，把佛說一代時教貫通一致的理解的話，都會走上這條危險的誹謗正法的道路。但是，我們如果能夠把祖師的論著，尤其是《論》，稍稍學習一番的話，這個最大的謗法罪惡，就可以很輕易地避免掉，這是攝有何等的現實利益，而且具有何等的重要意義的大事！

學過《法華經》的也會知道，三乘會歸一乘，前面說的都是權巧方便，後頭真實的目的，要在最後條件成熟以後才拿出來，但你不能說前面的不要，祇要後面的；不要它的話，怎麼達到最後的那個高度呢？即如前說，有人這樣說，我要培養一個大學博士生，很好！你得先給他進幼兒園，小學……。假若你小學不要，幼兒園更不要，為什麼？我要培養博士生，這個小學幼兒園排排坐，喫果果，要它幹啥？不要！但是，小孩子必須從此開始。照他這樣做，中學也不要。小學沒有進，中學也沒有念，大學當然考不上，既考不上大學，這個博士生從何而來呢？所以說，絕對要從幼兒園，小學開始，一步步按次第上去，最後大學畢業，研究生以後，進博士班去了，這樣才能達到培養的目的。不要只顧後面，忽略了前面的加行和必須的資糧，認為都不需要了。我們凡夫，經常會犯這個錯誤。

佛說的經典，也是這樣，對某一個眾生說法，要隨著他一步步提高，而說不同的法，自然前後不會一樣，這個道理，祖師在《論》裏就講得很清楚。再一個，佛說了那麼多法，是不是我們不需要，祇要學修一部分就夠了呢？比如說，我們這個宗派，有這幾部經就夠了，可以從凡夫直至成佛了，其它的則不需要了。對這問題，祖師又發揮了特殊精辟的論點。他說，佛說了那麼多法，對每一個眾生，都是需要的。因為一個凡夫，煩惱是具足的。他從凡夫的起點，一直到成佛的高度，中間經過的過程很多。在某個過程中產生那些煩惱的時候就由這個法對治；到另一個過程的時候，昇高一點了，那時候其它的矛盾出現了，則由那個法去對治。在度眾生的時候，眾生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，所以說，整個佛說的三藏十二部經的話，對一個眾生來說，從他凡夫起一直到成佛，都需要用的。這就是說，我們對佛說的經典，並不是說我祇要某一部經，或某一部論就夠了，是不夠的。

假使說，有念佛的人，他說我就一部《阿彌陀經》已夠了，這個，當然，曾經學過許多法，達到一定高度的人來說，或許是夠了，等於說，這是大學教材，講的內容很全面，夠了，但如果你小學，中學沒有念，是無法接受它的。同樣，阿彌陀

佛四十八願，是菩提心願。念佛的人菩提心有沒有？如果沒有，怎麼能相應呢？又怎麼能把你攝引到西方去呢？那麼，什麼叫菩提心？沒有學過，不知道！大家都會說，啊，發菩提心……，等等，好像這樣子就是發了菩提心了，大家都會。但是什麼叫菩提心呢？問問看？「哦！菩提心麼，就是菩提心嘛！」哈！這句話等於沒有說。我們說菩提心，有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心，是成佛的因。有了菩提心的因，才有菩提的果，佛就是菩提果。但是菩提心的涵義是什麼呢？且說世俗菩提心，就是看了眾生受苦，心裏不忍，要把他們一個不漏的全部救度到最極安穩之處。我們現在這樣的人，不要說把眾生全部救起來，就自己能不能度脫，也不敢打保票，那怎麼辦呢？要自己趕快修行，成佛，成了佛，才能有辦法度一切眾生，這個發心，就叫菩提心。

菩提心又怎麼能發起來呢？有人說，我們天天在發啊！諸如：「諸佛正法賢聖三寶尊，從今直至菩提永皈依，我以所修施等諸資糧，為利有情故願大覺成。」還有：「無上最勝菩提心，我今正真令生起。」「菩提最勝心者生復生」等等，不是每天都在念嗎？哦，這樣念念，菩提心就生起來了？這個是不夠的！沒有那麼簡單。佛教是講緣起的，一切法從緣起，因緣和合，才生起一個法。單是發一個願，說「我

要生菩提心，我要生菩提心」，這僅僅是一個因素，而生起菩提心的各種必須的因緣，遠遠不夠，所以是生不起來的。

那麼菩提心怎樣才能生起來呢？在一般宗派，它就是說把四無量心——慈悲喜捨，加以擴大，擴大以後，菩提心就由此引生而起，這是共同的修法。

但是，祖師圓滿教法裏面，還有特殊的兩種最殊勝的修法。這兩個修法：一個是彌勒菩薩、月稱論師傳下來的七重因果；一個是文殊菩薩、寂天論師傳下來的自他相換。這兩個方法能夠很有效地、很快地就把菩提心生起來。這兩個方法，這裏當然不能詳細介紹。但是，修過《五字真言》的人，就會知道。七重因果是知母、念恩、報恩、慈心、悲心、增上心，最後菩提心就生了。不過，在知母之前，還得先修平等捨心。所以說，菩提心生呢，要按次第第一層一層地把因緣兜集起來，兜集夠了，就生起了。就像念書一樣的，幼兒園、小學、中學，念到最後，大學畢業，研究班、博士班就進去了。菩提心也是這樣，依緣起次第而生的。不能單是口說，憑口空說是生不出來的。怎麼修？在修行次第有詳細修法。還有自他相換的修法。這兩個殊勝的修法，是阿底峽尊者從金洲大師那邊傳承下來的秘密修法。金洲大師

傳給阿底峽尊者之後，阿底峽尊者到了中國西藏，又傳下來。祖師接受了他的傳承，這是我們大般若宗派特有的修法和殊勝的傳承。馬扯裏面，還有秘密的修法，所以是不共的教授。

我們要求生淨土，修淨土法門也好，或者修其它的法門也好，如果菩提心沒有，那麼連大乘的「大」字都夠不上格，怎麼「乘」呢！「乘」就是要乘此法門到彼岸了。所以說，菩提心是一切大乘的根子，沒有它，根本就不能算入大乘法門之列的，菩提心的生起，在大般若宗派裏有殊勝的修法。這並不是自己吹噓，因為確實在三藏十二部經裏講的有，可以自己去看，但能夠總結下來，把菩提心修法秘密地傳承下來，而到祖師，又能夠把它公諸於世的，就是這兩個方法：七重因果、自他相換。這樣，菩提心得到之後，我們修淨土法門才有一個把握。眾所周知，淨土宗是大乘宗派，我們希望阿彌陀佛接引我們往生西方，《無量壽經》裏說了，三品往生都不能離開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。如果我們連什麼叫菩提心都認不到，如何生起菩提心的方法更沒有，怎麼往生呢？所以說，我們今天講這個問題，對淨土宗是大有幫助的。

菩提心要修起來，但真正的生起來，是不容易的。我們海公上師在中國西藏座下學法，最後，師長認為他學的法已成就了，就當眾把金剛上師的位子傳給他。那時其他座下學法的有無邊的那麼多人，看到海公上師是一個漢人就懷疑了，怎麼把法傳給他呢？師長對大眾說，我說的話，他句句能領會，意思是說，雖然他藏語不像我們一樣的聽、說流利，講文學，藏語語法，乃至詩詞押韻，他或許沒有這個專長，但是，我講的經教他都能心領神會，都能在心裏融會貫通，不是局限在字面上，而是透過文字的。再一個重要的原因：「他是一個真正發了菩提心的人。」那可見得真正發菩提心的人，在中國西藏康公在世的時候，亦是極稀有的。正因為他（海公上師）真正發了菩提心，法也全部領會了，所以就傳法給他了。我們這裏在座的，當然會有很多菩薩示現的，我是凡夫，看不出來。如果從凡夫的眼光來看，在這一輩子把菩提心真正生起來，確是有一定的難度的。但是也不是說絕對不可能，如果依照前面介紹的兩個殊勝的修法去修，也是可能成就的。可以說，真正的菩提心生起來是困難的，相似的菩提心生起來是完全可能的。

怎麼叫相似的菩提心呢？就是說與菩提心已靠攏接近了。等於說，我們要到上海市，市區還沒有進入，郊區進入了，也可稱已到上海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是上海的

郊區嘛！是屬於上海市的範圍內的。那麼，相似的菩提心生起來了，也稱是屬於菩提心的範圍內了。我們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也有一定的希望或把握了。《論》卷四云：「諸能受用大師所集，無數資糧所有妙果，雖不必集彼一切因，然亦定須集其一分。」就是說的這個道理。我們要生西方極樂，雖不必集阿彌陀佛的一切功德，但是一定要積集其中一分的功德才能相應，其中菩提心是不可或缺缺的。總略的說，相似菩提心生起，是可能的，祇要我們把前面的修法，好好修的話，每個人都希望。這種修法，當然我們今天不能專門詳述，但是希望大家有因緣的話，能把《論》學一學，還有伽喀巴的《修心七義論》，裏面都詳細地介紹了這些修法。

佛教，是有層次高低的，一句阿彌陀佛名號，如果是高層次的人來念，即是一大總持陀羅尼藏，三藏十二部都包含的有。那就是「一即一切，一句佛號，一切法都包攝在裏頭了；一切法也自然會歸到一句佛號上去了。但是，這個修法要高層次的人才能修得起來。我們凡夫，就是一，二就是一，不能是一切。那麼，怎麼辦呢？一點一點把它積聚起來，譬如那親近法的修法，暇滿的修法，出離心的修法，菩提心的修法，還有其他各種修法，漸漸兜攏來，積聚在一起，一起會歸到阿彌陀佛一句佛號上，那麼，一切功德就都在這句佛號裏邊，那時候念的佛，功德就不一樣了。

我們希望，在還沒有達到這個高度——一即一切，一句阿彌陀佛，即是八萬四千陀羅尼藏——的時候，來一個「一切即一」，一切法都是阿彌陀佛，把那些修法功德一個一個積聚起來，最後會歸到阿彌陀佛一句佛號上去。

這樣做、對我們說來，於修淨土宗念佛求生西方，會有極大的利益。今天向大家介紹這個方法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大般若宗派的修法跟淨土宗的修法是沒有違背的，不但如此，而且相輔相成，可以幫助淨土宗的行人，更容易地往生；本來能往生的，可以得到更高的品位。這就說明，我們大般若宗派祖師圓滿的教義和修法，並不限於修大般若宗派的行人需要，是一切宗派共同需要的；而且淨土宗的行人，特別需要，因為淨土宗一般是假借天台宗，沒有自己獨特的完整的教理和各別對治的修法。菩提心生起來，就跟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相應了，那就像是磁吸鐵一樣，很容易吸引——接引往生了。

另外一個是出離心，我們也談一談。按理要先談出離心，因為菩提心是在出離心的基礎上，擴大到一切有情而生起的。出離心，就是觀三界的苦，厭患生死，要求解脫。我們淨土宗不是也這樣說麼：娑婆世界太苦了，我們天天在受苦，但是，

儘管這麼說，一般人倒了霉，生意敗了、破產了；或者做了什麼壞事給公安局警察抓起來了，這個是苦，他也承認，但是一旦他發了財了，生活也很好，家裏兒孫滿堂，身體又健康，娑婆這個苦，好像想不起來了。到底娑婆是樂是苦呢？成問題了。

所以說，一定要把這個苦仔細分析：苦裏面有三惡道的苦，有人間的八苦，六道的苦，還有整個三界的三苦。有的人認為，三惡道的苦固然是苦，我是不要去的；人間有苦有樂，倒霉的事情是苦的，幸福的時候還是有，那麼就是苦樂摻半了。天上則全是享福受用了。很多的外道，他們的修行，就是以生天為目的的，認為天上就是最好最理想的地方。但是，我們佛教的看法，欲界天有五衰相現苦、墮惡趣苦、斫裂殺害苦、悚栗驅擯苦苦等等。即使生到色無色界，還是有苦，什麼苦？行苦。煩惱隨逐，一切隨業牽引，於死於住，都不得自在，不能逃脫輪迴的苦。生在天上，固然時間很長，但是當福報享完了，依其所造惡業，還得下地獄，餓鬼、畜生道，雖不願去，還得要去的，這就是說苦的根子還深深埋在裏面。天上的享受，天上的時間比人間長得多，但跟地獄時間比，卻是短得很。短暫時間的享受，而導致漫長時間的受苦，這個，如果你仔細想一想的話，確實是劃不來的。難陀尊者，看到自己持戒修行，當生天享受，但享受完後，即當下地獄，受油鍋燒煮之苦，於是發出

離心，不再希求生天了。

另外，我們經常打的比喻，一個人，古代小說裏，過去京戲裏經常看到的，這個人，他犯了罪，要殺頭了，在殺頭之前，給他飽喫一頓酒肉，隨他大喫大喝。就是說，讓他最後飽喫一頓，喫得醉醺醺的，一刀砍下去，他也感不到痛了，這也算是古代對罪人的一種優待吧？！但是這個罪人喫這頓酒肉的時候，傷心地喫不下去。為什麼？喫下去後，頭就沒有了。現在人們貪著天上享受、人間享受，卻糊裏糊塗，以為很高興。卻不想想，這個福享完了，一會兒就到地獄去了。地獄這個苦才是受不了的，比殺頭還難受。如果我們想到這些的話，那人間快樂有什麼值得留戀呢？這是毫無意義的，要趕快求生西方，到了西方極樂，就再也沒有什麼苦了。所以說，要把苦樂深入分析。

再進一層說，所謂人間的快樂，天上的快樂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樂呢？佛經裏面說叫壞苦，它表面上好像有點樂。但一切都是無常的，它要變壞的，當它變壞的時候，苦就出現了，而且比沒有樂的更苦！就像一個做了皇帝的人，後來鄰國侵犯，或國內造反，把他打敗了，把他從皇位上趕了下來，甚至於殺頭了。當他臨殺的時

候，比普通一個盜劫犯被殺的時候更苦。因為那些盜劫的，本來是流浪漢，沒有錢，沒有地位，沒有什麼權力等等，死就死了。而他卻過去是威震四方的一國之主，財富寶藏無數，妻子兒女圍繞，大臣輔相、宮娥嫔女多得很，一下子打了下來，成了一個殺頭犯了，這時心裏的苦，不可言說的更苦！所以說，樂並不是樂，是壞苦，壞的時候更苦。

這個還不算，我們再說，就是這個壞苦，它本身，它的本質，到底是苦還是樂？在苦樂捨三受中，這個樂受，所謂人間的快樂，天上的快樂，如果它本質是樂的話，那麼樂的因素越多，應當快樂就越多。我們來看，是不是這樣呢？假使說，一個人很餓，饑民，肚子餓得很、很苦，有人很慈悲，招待他一頓好的飯菜，儘量喫，啊！這真是快樂了。喫著喫著，味道又好，餓的苦慢慢消滅了，真是快樂，喫飯的快樂！但是他喫飽了，叫他再喫，就不感到快樂了。如果說已經飽足了，不能再喫了，逼著他還要喫，那就根本不是樂，是苦了，這時候，是越喫越苦，喫到後來脹死了，那就是最後苦的到了極點就死掉了。如果說喫飯是快樂的話，喫多了應該快樂也多，更快樂了，怎麼會喫多了反而苦起來了呢？甚至會死掉呢？那就是說，喫飯本身並不是一個快樂，是苦的一個變相，當它把飢餓的苦滅除下去時，妄現一種樂的感覺，

實質上是一種苦轉換成另一種苦的過程而已。另外有一個比喻，一個人右肩擔了兩百斤的擔子，走了一、二里路，感到右肩痛得不行，要休息了。但他要趕路，休息下去，時候就趕不上了。他就靈機一動，把這個擔子放到左肩上去，啊！好像就輕鬆了，又擔起走了。看起來，調個肩，好像就不苦了，實際上，這個苦——二百斤的擔子，並沒有少一斤，還全壓在自己身上，僅僅是起了一個變化，苦的樣子變了一下。說透了，右肩的苦減輕了，我們就以為快樂了，而左肩的苦卻一步步的在加劇。

我們一天到晚在苦之中，苦稍現輕微一點，我們就誤認這個是快樂。所謂的人天快樂，就是這個東西！僅僅是苦稍微減輕一點的妄覺。

經論上還有一個比喻，就是說一個人人生了一個毒瘡，痛得很，苦嘛！但是你把它灑上一點冷水，或者用現代化的話，弄點清涼油一塗，就感到清涼了，苦也減輕了，甚至感不到了。啊，很舒服！啊，這下好了！是不是好了呢？這個瘡一點也沒有好，還是那麼大，那麼紅腫，還在那裏流膿血，僅僅是減輕了一點痛苦、就感覺得快樂了。我們三界裏的所謂「快樂」，也就是這麼一回事。在極苦之中，稍微減

輕了一點，哎呀！就認為舒服得很了，這個是一種愚癡的妄覺。經論上就說了，我們與其要貪著把涼水在毒瘡上灑一下，臨時減輕痛苦的快樂，不如把這個毒瘡徹底治好，瘡治好了之後，就再也不會有痛苦了，那就是真正的快樂！怎麼叫瘡治好呢？出三界！三界出離之後，一切苦難都沒有了。

上面分析了苦樂的關係，也就是所謂「苦苦」與「壞苦」，我們再講一個「行苦」，這三苦，就把三界的苦都包完了。這個行苦講得最徹底的，就是祖師的教。一般的講苦，就我們聽到的教導，都是：啊！世間苦啊，你看人間生老病死八苦，特別是三惡趣苦，什麼什麼呀，都講的苦苦，壞苦就講的很少了，至於行苦，幾乎是不大聽到的。在祖師《論》裏，就詳細講了行苦，這個行苦是一切苦的根本，是隨過去宿業及煩惱的力量，牽著我們的鼻子走，自己毫無自在，故名為苦。如果把這個苦認得到了，那麼，任誰說這三界再好，帝釋，梵王的寶殿，叫你去住，你也不要住了，色無色界，也不要去了，而且認為極苦，那真是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的境界了。這是關鍵性的問題，一定要認識到行苦！這是我們所以要往生西方的真正原因。這個苦認到之後，娑婆才能徹底放下，求生西方的心，就決定下來了。

我們要修西方淨土法門，我經常擺這個公案。我在文革時，從五臺山被遣回上海（我從小在上海長大，長時在上海住的，很多居士都知道。我還可算是一個上海人，今天到上海來，與大家結個法緣，很高興！）我住上海，是住在江西北路同昌里，從那地方過去，再隔一條街的一條里弄內，住著一位老太太，那時我住在同昌里，附近的小孩子們經常來玩，他們就告訴我，關於那位老太太的情況，說她年輕時就成了寡婦，因此信佛，念佛很用功，她經常誦《法華經》，甚至手抄本，抄了很多部，我到上海以後，因文革時經書都被查抄了，一本都帶不下來，她也從孩子們口中，知道了我的情況，她就很好心地把她親手寫的《法華經》托孩子們帶來供養了一部。她是這麼一位很用功，很好的修行人。但是，孩子們後來告訴我，說那位老太太在臨終前，一個月左右，做到一個夢，夢見她年輕時死掉的丈夫，住在一幢很漂亮的花園洋房裏，向她招手，她很高興。這個夢一做，對她往生西方就成了問題了。因為她過去，因為受了苦苦，丈夫死掉了，感到很苦，她就念佛修行了，但她壞苦認不到。現在夢中丈夫的樣子顯現了，在花園洋房裏，面朝著她，向她招手，讓她一起去住，她認為很高興，心裏動了念頭了，壞苦認不到，那麼，她不是還堅定地求往生西方，這個就極其成問題了。

所以說，苦苦，儘管知道是苦，而壞苦卻認不清的話，以為是快樂，則婆婆不全是苦，那麼往生就會成問題的。如果壞苦認得了，行苦還不能真正定解的話，那麼生到色無色界，還會迷掉。認為這個地方清靜、安逸，不會動搖了，三界的根子還沒有拔掉。所以，我們修念佛法門的人，真正的要往生西方，把婆婆的根子全部拔完的話，必須還要認得到行苦。行苦是什麼呢？我們生的這個世界裏邊，一會兒上天，一會兒下地獄，一會兒富貴榮華，一會兒窮得要飯，乃至餓死；一會兒地獄裏受折磨，一會兒又到帝釋天宮去。祖師在論著裏告訴我們，無始以來，我們什麼福都享過；帝釋天宮，大梵天宮等等，這些地方都去過，都住過，天女獻的甘露都喫過，什麼都享受過。但是，我們在地獄裏烱銅、鐵丸子也都嘗過。我們在這世間上，喫過的母親的奶，比四大海還多得多；我們犯了錯誤而被砍下的頭堆起來，比須彌山還要高得多，這是過去的事情。如果我們再不好好修行的話，生死不斷的流轉下去，烱銅將喝的還要多，鐵丸子等受的苦還要多，無邊無際的苦在等待我們去受。我們想一想，害不害怕？如果說，我們對這樣的苦，感到害怕的話，那就趕快要出離。往生西方，念佛法門就是出離的一種具體方式。總的原則都是出離三界，這是什麼宗派都一樣的，沒有矛盾的。

那麼，要出離三界，要脫離這個苦難的世界，我們首先要發出離的心，有這個心要出去，才會想辦法出去。假使連想都不想，根本認識不到，就像《法華經》裏說的小孩子一樣，在一幢古舊的房屋裏，四面都起火了，他卻正在玩得很高興呢，那樣怎麼能免脫火災呢。至少，要認得到這是個火宅，火已經在四面燒起來了，再不逃的話，必定會燒死在裏邊了。有這個緊迫性，才想出去，再加上一定的善巧辦法，就能引出去了。如果說不想出去的話，拉起走還不肯走，那就完了，這就得受苦了。所以說，我們要出三界去的話，先要發心，那就先要認得三界是苦，三界苦認識到之後，沒有一個人說，我要受苦，我情願在這裏受苦，沒有的！他所以在三界裏不肯走的話，就是認為三界裏還是有快樂的。你說窮困是苦了，但發了財就是快樂了；你說老病死是苦，年輕力壯，享受五欲就是快樂了。反正，總還有個快樂的想頭在裏邊。我們如果要徹底的能夠認得三界是苦的話，那麼，我們對娑婆世界再也不會留戀了，也不會象那位寡婦一樣，看到她過去的丈夫來了，就動念頭了。

我們談行苦，最根本的苦就是行苦了。行苦就是說，我們造業起煩惱，我們凡夫心裏，煩惱是具足的，有六個根本煩惱，六個又可化成十個，還有大隨煩惱，小隨煩惱共二十個，《百法明門論》去看一看，很多！這些煩惱，推動我們去造惡業，

造了惡業，就要去受報了。所以說，這一世造了這個業，下一世牽到那裏受，下一世又造了業，又牽到另一地方去受。一點也沒有自在。就像一個犯人一樣的，一會拉到這個地方去受苦，那會兒又拉到別處受折磨去了。一天到晚自己毫無主宰，就是被牽著跑，不是那裏受，就是這裏受，自己要想自由一點，卻一點也沒有辦法，偶爾起了些善心，做了點好事，就像苦受夠了，給休息一下，好像感到一下快樂，但略略休息好了，又拉去受苦了。受的苦苦，壞苦，而大部分是苦苦，根子都是從行苦上來的。這樣的循環不息，就是輪迴的真相。我們因為起了煩惱，造了業，感到這個五蘊身，「初成取蘊，即便生為行苦自性，以一切行為宿惑業他自在轉，是行苦故。」（《論》）

這樣子受苦，我們如果不願意受的話，那就要趕快出離三界了，這就是出離心。這個要求出離的心，在淨土宗裏，就是厭離娑婆，求生西方淨土的心。這個心，能夠踏實地看到三界的苦，確確實實是一點快樂也沒有，而西方卻是極樂世界，一點苦也沒有，那麼你這樣求生西方，誰也擋你不住。這就是印光法師說的「萬牛難挽」。牛的力量很大，但一萬條牛也把你拉不住，但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知苦的心，出離的心，那麼，我們想一想，有多危險！就像那位寡婦，大半輩子的修行，二三十歲修

到七十多歲，時間可以說長了，經過文革那樣的變動也沒有停下來，還是照樣誦經，念佛，可以說是堅定了。但是臨終前，樂（壞苦）境界一現，掌握不住了。我們再徹底地說一下，這個她所見到的，是不是她真的丈夫，還成問題。因為我們在三界裏邊，積了很多怨，有不少怨家，你要出三界了，等於說我們要出國了，出國之後，他要你的債，要不到了，他就會設法把你扣住，他可以變成你丈夫的相來騙你，把你勾住，這叫倒引鬼，倒引鬼就是會騙你，不給你往生去，這不是上當麼！如果我們對樂的真相認識不到，就很會上當受騙。上了當之後，一輩子的修行，就會因最後一念錯失，失去往生的機會，生不了西方！

所以我們一定要把臨終最後的念頭掌握住，不動不搖，這就是平時要鍛煉。怎麼鍛煉？一切苦苦，壞苦，行苦，都認得出是苦性，一點也不貪著，那麼可以保證決定往生；再加上菩提心，與佛的心相應，如磁引鐵，一吸就去了。所以說，在祖師的教裏邊，這個核心：「出離心、菩提心」對淨土宗說起來，絕對需要！如果沒有這兩個重要條件，怎麼往生呢？

有的說，一句阿彌陀佛，裏面就有出離心，菩提心，對！但是若還沒有理解到

出離心，菩提心的涵義，縱使佛號裏包含的有，可是認不到出離心，菩提心是什麼？怎麼修？還沒有理解到嘛！那些上根利智的，大徹大悟的，他可以！噢，一句阿彌陀佛裏面，什麼都有，都會起作用。但是我們現在一句阿彌陀佛交給你，還祇是六個字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其他的都不知道，那麼，出離心在哪裏，怎麼修起作用來，在一句佛號裏，怎麼個出離？如果找不出來，那還得要加進去。把這個出離心，菩提心的功德，加到這句佛號裏，也就是說把他們從佛號裏闡發出來，那就是一切即一，把佛號內本具的功德，一一闡發，理解，實踐，一切功德會歸到阿彌陀佛一句名號，我們應該做這個功夫。

上了路的，開了悟的，一即一切，一句阿彌陀佛什麼都包了。這對他們來說是對的。我們才起步的，你說一即一切，一句阿彌陀佛號夠了，什麼都不要了，那就糟糕了，所拿到的就是六個字。一切功德，都是從多聞而來，有多少聞慧，才能產生多少思慧，有多少思慧，才能產生多少修證功德。所以念佛的，也必須學習教理，我們所做的是一切即一，把學修的一切功德，都會歸到阿彌陀佛名號上去。我們記得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裏邊，有一句話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。我們要生阿彌陀佛淨土，還要有許多善根福德因緣，並不是說一句佛號，六個字，其他什

麼都不要了，沒有這麼說嘛！在《無量壽經》裏，說三品往生，都要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，還有要培很多功德，什麼功德？持戒功德，布施功德，供養功德等等，講了很多。那就是說，我們該要做到的是：要把一切功德都會歸到阿彌陀佛名號上面去。這才能夠把這句阿彌陀佛充實而有效地念好。

我們這裏說的，正好說明，我們祖師的教，佛說一切經典都不相違背的這個道理，因此使我們可以避免謗法的罪。同時也說明，佛說的一切法門，我們都是要用的。在某個時間用什麼法，某個時間又用什麼法。象現在我們大家念佛的，最需要的就是出離心、菩提心，這兩個須要用，空性正見，有了更好，暫時沒有到西方再修亦可以。如果這兩個心沒有的話，那麼口說往生，實際想不想去還成問題，生西方是沒有把握的。我這裏向大家介紹，祖師的教對淨土宗是有好處的。這個，我們就這樣略略地提一下。

另外，我們還要講一些其它的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，我們修行的人，見、行兩個是不能分割的。見，就是我們的知見，由聞、思、修，要從聽聞正法來的。這個見解，最高的見解就是自性空與緣生因果、二互不違而相助出生。世俗的正見，

我們說就是因果不昧。一切法，應該知道都是從因果來的。有的人，他對因果不明白，就像看到一些人造惡，卻是享受很大的福報，富貴榮華，地位也高。這個，大家都能看到一些。有的人做大官發大財，而品德並不好；也有的人很講道德，或很有修行，但是他卻很窮，地位也沒有，這看起來很矛盾，怎麼講呢？我們說，這個也不離因果，因果不局限於現今一世，是通三世的，過去由於他造了善因，這一輩子，果報成熟，他就享受福報了。那個道德好，或修行好的人，過去沒有造培福的因，那麼，他這一輩子貧窮了，也是宿業所感。因果，從三世來看，是一點也不會錯的。不懂的人就單看到了現世，這個人做了那麼多好事，卻那麼窮，那麼倒霉；相反，那個人做了那麼多壞事，卻那麼富貴，勢力又大。就得了一個結論，說因果是沒有的，是騙騙人的，聖人設教，目的就是叫人不要做壞事，所以編了一套因果報應之類騙騙人的話。這種見解，叫做邪知邪見。我們說的正知正見，就是說一切法都不離因果，哪怕是在極熱的天氣，我們能夠遇到一陣涼風吹過來，舒暢一下，也不離因果。就是說，在過去造不善業的時候，偶爾起了一念善心，就感受到在現世中炎熱難忍的氣候時，吹來這股涼風了。

離開因果的事情是沒有的，這是講世俗的正見。出世的，勝義的正見呢，要知

道一切法自性空，離開斷常二邊：既不住斷邊，又不住常邊。假使住於常邊，執著一切法都是實在有的，那就不能出離三界，有情與器間都是實在有的，怎麼能出離呢？要「照見五蘊皆空」才能「度一切苦厄」嘛！一切法本來都是如幻如化，沒有自性的，既沒有能流轉的有情，也沒有所流轉的器間，自然出生死，斷輪迴了。反過來，如果說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什麼都是沒有的，則又錯了，墮入斷邊，成了斷見，斷見的人，撥無因果，要下惡道。很多人看起來也很用功，觀察空性的道理，觀一切法無自性，而對緣生因果的道理，事先沒有好好地思惟抉擇去修，最後觀察空性，認為一切法都是空無所有的，他得到的，是這麼一個「空性」，造善也是空，造惡也是空，那麼馬馬虎虎隨緣度日就算了，一切不要執著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去做，祇要不執著就對了。

本人以前在上海認得一位居士，他是我以前在范老居士辦的法相學社裏的同學。他當時很用功，持五戒，茹素，精念誦。後來范老圓寂了，我到五臺山去了，他自己在閉戶研究，閱藏，自己研究就有一個毛病，師心自用。佛教裏邊，是要有傳承的，靠自己看書，如心有偏執或等起心有過失，往往會走錯路。他憑自己有點法相基礎，也有點文化、聲明知識，在藏經裏面，東翻西翻的。最後，他說得到了

一個結論，什麼呢？說他找到了一條成佛的捷徑，是成佛最為快速的一種修法——一切法空！做善的是空，造惡的也是空。出家受持二百五十條戒是執著。姪癡就是戒定慧，生死就是涅槃。「哎呀！」他說：「你不要執著了，一切放下就對了。」他認為知道一切法就是空，隨心所欲而行、但不執著，就可以了。他後來五戒也不持了，葷素也無所謂了，姪癡也就不拘了，不執著（去對治）了。他原籍紹興，紹興戲也去隨便看看，無分別智，一切不著，何等瀟灑！這個，在佛法裏是最危險的，是撥無因果的斷見。

我們都是凡夫眾生，你說什麼都不執著，好的也不執著，壞的也不執著，一切無分別，聽起來很好，很高，但是搞錯了。勝義諦上固然一切法皆無自性，同一空性，世俗諦上，緣生因果是如如不昧、歷歷分明的。實際上，我們無始以來，壞的習氣很多，你若沒有把它對治掉，你一放下，把好的，對治法放下，壞的就會冒出來，什麼壞事都會做，這個空，叫做惡趣空，撥無因果的斷見惡趣空！你若執著這個斷見空，就會下惡道受苦，這是很危險的。

祖師的教授，要大家知道一切法不離因果，同時一切法沒有自性，這個見解，

是最了義的，在歷代講空性的論著裏邊，很少有達到這個高度，也就很少講到的了。釋迦牟尼佛曾授記，謂釋迦牟尼佛的甚深中觀的道理，以後能夠繼承發揚的，就是龍樹菩薩。後來，龍樹菩薩如應出生，果然把釋迦牟尼佛的最高中觀見傳授了下來，繼承他的就是提婆，又經佛護、月稱諸大論師，輾轉經阿底峽尊者傳入中國西藏，又傳到祖師。所以祖師的教派就是繼承最高的，釋迦牟尼佛授記的龍樹、提婆的最高甚深的中觀見。而其它一些教派，不管是顯教也好，其它宗也好，能夠達到這個高度的，是不多見的。一般地說，他們的見解都停留在稍低層次的水平上，按佛教的術語來說，不是唯識見，就是中觀自續見，最高的中觀應成見，歷代都不多的。

從釋迦牟尼授記龍樹提婆的中觀正見，後經傳授下來，蓮花生大士是有這個見的，再傳下來，到阿底峽尊者，乃至祖師都有這個見。而其它教派，能夠達到這麼高度的，在祖師住世時是沒有，因為那時雖有仁達瓦等論師能教授龍樹中觀正見，而祖師還是通過文殊菩薩親身教誡，才能達到甚深密義的。現在有沒有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不敢說，因為講中觀見的書很多，他們如果看到了，認為這個是好，他們採取去了，也可以。把這個見採取去了之後，他就成了大般若宗派的見了，那就是成大般若宗派了。或者他自己不承認，說我不是大般若宗派，但是實際上他的見，

已經屬於大般若宗派的了。

綜上所述，那麼這個見，是很重要的。見有了之後，就是眼睛開了，東西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怎麼辦？該走路了！我們不能停留在苦難的世界裏乾受苦，要自度他，眼睛開了，知道一切，見地正了之後，該要修了。所以說，見，一定要配合行持，見行要合一，這個特徵，又是祖師教裏最特殊勝的一個優點。它本是佛的原意，但被後人執偏了，祖師卻能依佛本意糾正過來。有的宗派重於見，研究了很多，行持不多。尤其是現代的所謂佛學家，資料參考的都很多，藏經堆起滿屋子，但是行持呢？有的佛學家，還有些什麼教授的，連三歸依都沒有受過，但講卻講了很多的佛教經典，也著了很多的書。他們認為歸依是迷信行動，是老太太們去搞的，而他們自己呢，是超然高乎一般信徒的學問家。他們自認為把佛教研究得很深透。但是，很深透嘛，我們看看又不太深透。首先，《論》云：「諸大經論，對於諸欲求解脫者，實是無欺最勝教授」。也就是說，經論都是教導我們欲求解脫行者的修行方法，如果僅是研究方法，而不實行，等於病人讀誦醫方，而不服藥，豈非成為笑話。另外，他們以歷史發展的、批判的眼光，來看問題。他們說，佛陀在世的時候，那個印度的時代，說那些話是非常進步的學說，但後來，在別的一些地方來看，尤

其是現在來看，又是落後於時代了，甚至提出要改了。這些話聽起來，就不太對頭了。這種話，說實在的，就是謗法的話，是很危險的。

所以說，佛教的教理並不能象世間哲學研究一樣，根據一些歷史資料，考證考證研究去對待了。是不能依這樣子去做的，一定要依據我們法流的傳承，依佛陀的精神實質，原樣地把它繼承下來，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。不能依靠自己的第六意識，虛妄分別，來加以批判。我記得，我自己在文革之後，被遷回原地上海，還沒有出去弘法之前，曾在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，呆過一段時間。那個時候，研究宗教寫的文章都是用這種模式：某些某些是進步的，某些某些好像是不太對頭的。我就不敢寫這一類的文章。因為我是佛教徒，絕不能寫這種文章，從來不寫！否則，豈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信仰嗎？所以，那個時候，沒有刊出過我寫的什麼文章。真正的佛教徒，決不能把佛教當作批判的對象來看待。所以說，這是不同的，跟普通的學者是不一樣的。

我們要怎樣做呢？應當把佛教的正知見學好了，然後如法的修行如教行持。有見沒有行，那等於是眼睛而沒有足，不會走路了，那是達不到目的的；有行沒

有見的話，就很危險了，盲修瞎練，著魔走火都會的。很多年輕的人，很有志氣，他們一出家就去住茅篷。出家住茅篷修行，這樣做，我們說是專志苦行了，很好麼！但是，見沒有開，修的方法不懂，修行的境界千變萬化，他認不清，最後會著魔走火。我以前在廣化，福建省佛學院教書，有個學僧，他是某寺來的。他對我說，某山的上面，茅篷很多，都是修行人，但是著魔的人也很多。他說：他們在山頭上狂叫，哇——叫，邊叫邊跑，從這個山頭跑到那個山頭，又從那個山頭跑到這個山頭，哇——地叫著跑，很明顯，這是著魔的現象。所以說：有見無行，不能達到目的地，就是口頭禪了，說食不能充饑；而有行無見，卻是最危險了，著魔走火都會有。我們好容易得到這個暇滿人身，卻這麼糊裏糊塗地著了魔了，以後要回到三寶的環境裏來，那不曉得在哪一輩子了，這個是太危險了。所以，我們祖師的教裏面，重於見行要一致的，既要有正確的知見，又要有如法的行持，這樣主張的，是最正確不過的了。

我們為什麼要學祖師的教呢？我初信佛時，本來也是念佛的。說實在的，在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，我們所看到的佛書，都是淨土宗，《印光大師文鈔》一類的。《印光大師文鈔》正編、續編、精華錄，我全部看過，蓮池大師的《彌陀疏鈔》，

蕩益大師的《淨土十要》，全部看過的，那都是淨土宗的。但是後來，又怎麼進到大般若宗呢？開始，對大般若宗是不敢相信的。噢！大般若宗是很危險的，那時候不是說得很可怕嗎？是象洪水猛獸一樣的可怕。後來呢，海公上師來了，他到上海，在金剛道場弘法。我想去聽聽看。一聽，第一次聽到的是《律海十門》。講的是戒律，而且講的非常嚴格，這一下子放了很大的心。因為當時很多人說大般若宗是不講戒律亂搞的，男女關係亂糟糟，什麼雙身法啦，飲酒食肉啦，等等。但一聽海公上師講大般若宗卻對戒律那麼嚴格，那麼，那些人說的話，可能是靠不住的了。最後，慢慢地，謹慎地一步步學進去，就感到所謂外面流傳的那些話，僅僅是一種流弊，並不是屬於大般若宗正規的事情。正規的其他宗派尤其是大般若宗，絕對不是這樣子的。流弊、亂搞的，當然也有，但僅是流弊而已。後來，又看到弘一法師也有這樣的看法，更堅定了自己對其他宗派的信心，就慢慢地進入大般若宗了。

但是，修其他宗派是不是把淨土宗就放下了呢？這也不一定，因為大般若宗派修行，一般分二個要求：一個是增上生，一個是決定勝。增上生就是說這一輩子修行，下一輩子還要求得到暇滿的身體，和佛法興盛的環境，繼續修行。再說得具體一點，增上生就是求下輩子再得一個暇滿的身體——離開八難之處，生人間，六根

具足，信三寶，未作無間罪，最適應修行的身體，又生在有佛法的國土，生活所需亦不缺乏，這個有佛法而又不愁生活的環境，可以就在此娑婆世界，也可以在西方極樂世界，隨自己發願。這樣看，那麼，往生西方，也是屬增上生的一種，在我們大般若宗教派裏有的，我們也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而且，祖師有化身在極樂。所以說，修其他宗派並不與淨土宗的宗旨相違，而且還有五力可作依靠，決定往生。決定勝，就是這一輩子能夠證果證道，更高了。這個如果得不到的話，增上生麼，下一輩子得一個暇滿的身體再修行，再遇到殊勝圓滿的佛教，也好嘛！因為修行不是一輩子就能解決問題的，顯教說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大般若宗要快得多，但即身成佛的畢竟是少數，大多還要求增上生。

所以，我們在這裏可以說，一是祖師的教法是非常殊勝、非常圓滿的，包羅一切，攝淨土宗也在內，絕對沒有排斥淨土宗。二者，祖師的教法，不但不排斥淨土宗，甚至於對淨土宗有極大的幫助，有更多的修法，保證行人能往生淨土。「五力真正配合口教授，往生清淨刹土求加持。」帕繆喀大師《掌中解脫》中有詳細解釋。

## 初九開示

昨天，我們講了一些關於行跟見的問題，今天繼續把這個問題接下去。有見無行，道理是明白了，但是沒有實際行動，就是所謂的「說食數寶」之類。食品，說了很多，營養又豐富，但單說不喫，肚子是不會飽的，營養也得不到的。他人之寶，數了又數，很精確沒有錯，但自己半分也拿不上。有行無見呢，那就很危險了，閉了眼睛走路，掉在深坑裏面，就不好搞了。所以我們說，見行要合一。見行合一，說是這麼說，好像很容易，真正做到，卻是不容易的。

祖師教，有個特殊點，他能看到，一切聖言（佛經），皆是教授教誡，都是我們修行的指導，沒有空談理論的。這點，一般人就看不出來。有的人，看佛講的這部經，好像講的純粹是理論性的，對修行是無關的。但是，祖師就能看出來，一切佛經都是教導我們如何修行的。這點，沒有深刻的智慧，是看不出來的。所以，祖師的教下，見行合一的理論是極可貴的。中國西藏有一位很有名的翻譯師，名叫達倉洛雜瓦，他曾經說過這句話，他說：「藏人裏邊，或者唯有見，見地很正確，但是行持不夠；或者唯有行，行持很艱苦，能行苦行，但是見地不太清楚。那麼，見

地既要正確，行持又能精進的，這樣子的人，祇有祖師一人。」這是當時對祖師的評價。從這裏，我們可以看出：見行合一，是很不容易的。當時在中國西藏，佛法那麼盛的時候，一般的評價，說見行能夠全部結合起來的，見地又正，行持又好的，唯就是祖師一個。我們幸運地在祖師教下，能夠學到一點佛陀原來的意趣，經祖師闡明的見行合一的理論，應當感到十二分的慶幸。

在我們學習佛教裏邊，經常聽說這句話：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」佛的正知正見到底是什麼？這個問題，我們一定要探討一下。因為，大家都知道「見地要正」，怎麼樣的見地叫正呢？佛教裏邊，講見地的也有好多宗派，不盡相同。在中國西藏大德分析，大概把它總歸納成類，成為四種。

一種是有部的，講一切法都是有的，不講空的。就是說，把宇宙一切法講清楚，它的空性沒有提到，這是有部。如說：「三世諸法，因性果性，隨其所應，次第安立，體實恒有，無增無減，但依作用，說有說無。」有部說「三世一切有」，三世——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的法都是有實體的，但補特伽羅是沒有的，說「無我唯諸蘊」。人我是沒有的，其實體就是法，由薩迦耶見錯執為有補特伽羅，即所謂「法

有人空」。這是佛陀對一般初機的人這麼說的，使他能證到人我空。他們也是有依據，不是隨便亂說的。對起步低的機，這麼說是契合的。因為對每個法搞清楚之後，就知道確實沒有一個「人我」存在。對外，破外道所執常一自在之我；對內，破凡夫執有獨立實有的我。這樣行持才不會錯誤，認真去修行。如果真的假的搞不清楚，有些人會不在乎，反正都是假的，不認真去做了。

第二種是經部。經部的理論，是在有部的基礎上提高了一步。他們不許三世實有，只許現在。在蘊處界三科中，他們認為蘊處是假，唯界是實。又不許不相應行法為實有，並且認為三個無為法也非實有。在一切法中，安立了許多法非實有，為大乘法空奠了基礎。

再進一層，第三種唯識宗（或稱瑜伽行派）。唯識宗的見地說：不但過去、未來之法是空，就是現在法，所取的一切外境，連能取的心也是空的，都是唯識所現的。那就是說，把心外諸法能取所取都空掉了，只剩下依他起的識——阿賴耶識。

到第四種中觀宗，他們的見地，根本否定了阿賴耶識，說一切法，不論內外，

都是自性空，那就是一空到底了。

以上所說，就是中國西藏的大德，對佛教宗派的知見。綜合的分析，大致可以分四大類：第一類說一切法都是實有的，唯「我」是假。第二類是同意色、心實有，而說心不相應行及過去、未來，及無為是假有的。第三類，不管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徧計執能所二取都是空的，祇有依他、圓成是實在有的。第四類，是最高層次的，不但心外諸法空，內心也是自性空，沒有實體的。它說一切法，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連最高的無上正等菩提，都是自性空。這一切法，在《大般若經》裏反覆地說，每一番都說了一大套，很多很多，這些法都是自性空，都是緣起安立，一點自性或自體也沒有的。見的問題，從淺深層次上分，大概有這麼四種。

我們說最高的中觀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我們既然想要理解云何「開示悟入佛之正知正見」，一定要把佛的正知正見，至少能夠大概的知道一些。否則的話，口上說了正知正見，心裏糊裏糊塗地搞不清楚到底什麼是正知正見。最高的正知正見，就是遠離斷常二邊的中道見。斷邊，說一切法都是沒有的，因果也是沒有的，這是

很危險的見。斷邊，一定要除掉！常邊，是說一切法都是實在有的，因果當然是有的，但執著一切法實在有的話，就出不了三界。我們要出三界，一定要照見五蘊皆空，才能度一切苦厄。我們如果把法還是執得實在在的話，固然因果不會錯，壞事就不會去做，但是由於執著實有的因果，這個好事做了會得什麼樂報，那個好事做了又有什麼報。既執著那個報，要出三界是沒有希望的，還是在這個輪迴裏流轉，而且煩惱還沒有斷，仍會造業，墮惡道。

所謂中觀正見，既要離斷，又要離常，即中道見。佛法就是講中道的。佛法裏面根本的理論是緣起，一切緣生法，都是因緣和合而生，既不是常的，又不是斷的。斷常二邊，一般認為執有是常邊，執無是斷邊，這麼說，有的時候會感覺比較籠統、含糊。我們再說得精確一點：沒有的東西說它是有的增益執，這個叫常邊；有的東西說它是沒有的損減執，這是斷邊。中觀說一切法都沒有自性，唯由名言安立。若執一法稍有一點自性，不是由名言安立的，就是微細的實執。而緣起不謬的因果，名言安立的是有的。這二個不但不相違，且互相輔相成，這就是中觀的正見。我們天天念：「生死涅槃纖毫自性無，緣生因果如如不虛誤，二互不違相助以出生。」就是這個意義，不落斷常二邊。

假如說我們這個世界上，大家看到的人和那個物。人——有情，本來是沒有自性的。你說有個流轉的生命體叫做補特伽羅，從這一輩子轉到下一輩子，即是一般外道執的靈魂了。很多人會這麼說：「人死掉了，靈魂又換個新房子住，老的房子壞掉了，那就不要住了，住新房子去了。」他們執的靈魂好像是一個純粹精神的東西，它可以在物質的身體裏面鑽進鑽出，舊的甩掉了，換個新的。這樣子所謂靈魂的這個東西，在佛教裏面說是沒有的。我們的身心，就是五蘊。這個五蘊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離開了五蘊，另外還有什麼靈魂這樣的東西——是常住的，不生不滅的，可以鑽進鑽出的，盡未來際能夠流轉生死的這樣一個東西，絕對是沒有的！這個就是增益執了，沒有的東西，說它是有，就是常邊。有的東西，如緣起法是有。但有些人修空修錯了，他認為一切法都是空的，因果也是沒有的，你做善事也是白做的。所謂善業得樂果，惡業得苦果，這是對那些初學的人，騙騙他的，叫他不要做壞事就行了，實際上一切法都是空的。這樣的人，就落於斷邊。本來是有的因果，他說是沒有的，撥無因果，這就是邪見（這一種見最危險）——斷見。

中觀的正見是說：一切法，它的自性是沒有的，並不是說它的現象沒有，作用

沒有。我們睜著眼睛，看：大殿、燈光、花、香，還有佛像，怎麼說是沒有的呢？若是沒有，你眼睛看到的是什麼？這從世俗諦、名言上是有的，但是他的自性，是沒有的！什麼叫自性？這個法，他自己能夠獨立存在，不依靠其它一切緣起的，這叫自性。這個自性，是一切法都沒有的。我們說任何東西，燈也好，茶杯也好，它們都是用它的材料，經過匠人的工藝、工具或經過那些機器做出來的。各式各樣的因緣和合而有這個茶杯，或者這個燈。如果說這些因緣沒有，這些材料沒有，匠人沒有，電沒有，這個燈就亮不了的。所以說，一切所有的法，都以各式各樣的因緣把它兜起來的。如果你說燈，它自己有自性的，那它自己就該亮起來了，不要電就亮了，它本身也不需要製造，它自己這麼憑空，一個燈就出來了。而且自己會亮的，不要人點，也不要用電。這樣的東西，有沒有？沒有的。

那麼，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切法自性空，也就是一切法空，空什麼呢？空它的自性，空那個不需要因緣，自己能夠獨立存在，常住不變，如所謂靈魂之類的東西，那是沒有的。佛教不講靈魂，有情死了，轉為中有身，由中有身投胎，這個中有，還是五蘊聚合，不是單獨不變的靈魂，但投生的現象是有的。同樣，因緣和合，假現這個燈像，而能起照亮的作用。又如我們修行，依戒定慧起斷煩惱的作用；這些

法，依因緣和合，名言安立的法，是有的（依世俗諦）。所以說，有的，不能說它沒有，沒有的，不能說它是有。這樣子，就是中道，也就是佛的正知正見。

這個正知正見，從釋迦佛親傳下來，並授記，將來佛滅度後，有龍樹菩薩，能夠繼承發揚這個正知正見的。龍樹菩薩又傳他的弟子提婆論師，由月稱論師等輾轉傳到蓮花生大士，乃至阿底峽尊者，直至祖師。這個傳承，是貫穿了這個正知正見的，也就是應成派的中觀見。其它的宗派或多或少地還沒達到這個高度，但一切宗派，凡是佛說的，都是沒有錯的，因為有各式各樣的機，佛說的法就有權有實，權中復有淺深的不同，所以千變萬化，八萬四千法門，目的都是度一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佛說的三藏十二部大小顯密，祖師歸納成有次第的三士道，其中上士道又分波羅密乘與金剛乘兩種，整個體系一致，毫無矛盾。這些都是通達證悟了應成的中觀見，也就是佛最歡喜的正知正見才能做到的。

這個見，我想再重復一遍：一方面既看到世出世間因果絲毫不爽，一點不錯，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因果法的本身，是因緣和合，名言安立，一點自性也沒有的。雖然沒有自性，而緣起作用是一點不錯的。空是空它的自性，並不是說什麼都空掉了；

有，是有它的現象，有它的作用，並不是有自性存在的有。正因為它自性空，所以可以變出各式各樣的緣起。如果說有自性的話，緣起就變不掉了。譬如說種地，把稻種子種下去，經過陽光雨露，就會生芽，芽長成杆子，最後結稻穀。如果種子有自性的話，它不依靠一切因緣，自己能獨立存在的，那麼，種子丟下去，永遠是個種子，一切變化都沒有了。小孩子如果有自性的話，他永遠是個小孩子，也長不大了。眾生有自性的話，那就永遠是眾生，成不了佛了。天永遠是天，人永遠是人，地獄有情永遠在地獄，沒有出頭的一天，不是太糟了嗎？幸虧一切法自性空，地獄才能出頭，眾生也能成佛！

《六祖壇經》裏好像有這麼一句話：「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。」這句話表面上好像反對我們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是不是呢？六祖大師廣度眾生，慈悲為懷，怎麼會連佛說的西方都反對了，不會的！他是說我們有些人把西方執得太過分了，不知道從根本上滅罪下手，又不知道空性道理，不知道罪性本空，煩惱業斷不了，生死也了不了的，如是則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如何顯現呢？西方是唯心所變的，心淨則佛土淨，這句話，大家都聽熟了的吧！如果不求心內的清淨，而刻意求外界的西方淨土，象這樣去求的話，恐怕也求不到，要

自己的心淨了，與阿彌陀佛的心，至少是相應了，乃至融合了，那才能生西方。我們念佛，要把心念得與阿彌陀佛一模一樣，那當然做不到，但漸漸靠近，漸漸相應，這功夫應該是要做的。莆田廣化寺，山門牌坊裏面有一個匾：「莫向外求」。佛教是教我們不向外求的，一切從內心求，所以要生西方，也不能一味向西方外界去求，亦得從心上求，從心淨上下功夫去求。否則，乘駕再精密，再現代化的太空飛機，想飛到西方去，十萬億佛土，談何容易！那怕一天能飛十萬八千里，幾億輩子也飛不到的。

再說西方是阿彌陀佛大願所成，娑婆世界是眾生業報所感，業報未清，未得阿彌陀佛加持，即使到了西方，也看不到西方國土莊嚴。就是我們娑婆世界須彌山頂上的忉利天宮，也要初果以上才能見到，凡夫是看不到的。還有一個比較熟悉的例子，經論上經常說起的，就像一條河，人看到的是水，天看到的是琉璃，餓鬼看到的是膿血。同樣是一條河，因為各各業報不同，看到的就大不一樣。再講一個例，記得在倓虛大師《影塵回憶錄》裏講到一個公案，倓虛大師的寺院裏，有許多狐仙，要求大師允許他們住在他的寺院內，並帶領他去參觀他們的宮室園地，非常富麗堂皇。但翌日去看，卻是房頂上的閣樓，灰塵鋪滿的。業報不同，所見的也就不同，

所以不從心上用功、求淨，單想靠外力求生西方，就像想乘太空飛機飛往西方，就像六祖所說的，恐怕這樣求，不從心淨上去求，是求不到的。古德說，佛慈悲之鉤是無法鉤起無環之錘的。

記得有一位淨祖師，好像在一本《淨土生無生論》裏講過一句話：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」就是說：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因為佛說的，祇要好好念佛，你就一定能生西方，決定會生的。但是去，離開娑婆世界而去，卻實在沒有去，那麼，人還在娑婆世界！這句話怎麼講呢？太矛盾了！但這句話是淨土宗一位了不起的大德說的，當然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會亂說的。我們理解這句話的道理，也要用剛才我們說的「正知正見」來理解。「生則決定生」就是說緣生的因果是一點不會錯的，祇要依佛說的方法，好好念佛，修很多的善根福德資糧，迴向西方，發菩提心、出離心，不留戀這娑婆世界，這些因緣和合了，再加阿彌陀佛慈悲接引，與四十八大願相應了，決定生！依著佛所說的方法去做，這些因緣會合，決定產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果。但是，「去則實不去」，又怎麼樣講呢？剛才不是說了緣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因果嗎？但是緣生法是就假安立的現象說的，實際上（勝義上）一切法都是自性空。不但娑婆世界是自性空，極樂世界的自性也是空，能去的人也是自性空。

空性之中，那有來去呢！《心經》說：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」，乃至「無智亦無得」。《中觀論》說得更明顯，一開始說了八個不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」既然「不來不出」，那麼在自性空中，那有什麼「去」呢？所以說「去則實不去」。

佛經上也有一個公案：有一位比丘——好像是那先比丘，是阿羅漢，很有智慧。有一位國王，聽到「自性空」這個道理，不能理解，他想八不中道，怎麼叫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呢？國王就搞不懂了。明明現前看到的眾生都有生有滅，外界的物質也是有生有滅；春天花開，冬天花謝了；春天草長起來了，冬天就枯掉了；就人——有情來說，小孩子生出來了，老了以後就接著滅掉了——死掉了。這個生滅現象，到處都擺在那裏，怎麼說不生不滅呢？這位比丘很有智慧，他就反問國王，他說：「大王，你御花園裏的無花果，到底是甜的？還是酸的？」這位國王驚異地說了：「哎喲，大德，我這個花園裏面，根本沒有無花果樹，無花果一個都沒有。果子既沒有，你問它甜的還是酸的，這怎麼說呢？」這位比丘就說：「對了，國王，你說一切法有生有滅，有來有去，但是我問你，生滅，來去的法，自性是空的，也就是說，這法本身是沒有的，就像大王花園裏沒有的無花果一樣，不能說甜說酸，

那麼，怎麼可以說這法有生有滅，有來有去呢？沒有的東西，說生說滅，說來說去，怎麼可說呢？根本說不上的。」國王因此明白了空性的道理。

這個道理，就和我們生淨土是一樣的。從勝義諦方面來說，有情的自性本空，沒有一個實在的有情，既然自性空，沒有自體的東西，怎麼可以說有來有去呢？是沒有來去的！所以上面說的那句話，「生者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，要從緣起性空兩方面來看，也就是說，要依佛陀的正知正見來看。「生則決定生」，緣生的因果，一點也不會錯。你依照因果法則，依佛說的方法去修，決定會生西方極樂的果。但是從勝義諦，一切法自性空來講，本來一切法沒有自性，沒有自性的東西怎麼會有的來去呢？就像國王花園裏，沒有無花果，說它是甜是酸的，一樣，是說不上來的！這裏我們反覆地講，因為這個道理很重要；同時也不容易懂；所以舉了那先比丘善巧說法的公案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甚深空性的道理。我們要真正把淨土宗的教理學透，一定要學好佛所歡喜的中觀正見。

眾所周知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蓮花開了，見到阿彌陀佛了，就要求證到無生法忍。這個無生法忍，就是甚深的空性道理，不但要瞭解，

而且要親證！如果無生法忍證不到的話，要回娑婆世界來廣度眾生，還做不到。有人說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能了生死，是橫超三界了生死，比豎超三界容易得多。但是，如果不了空性，對一切法執得很實在（實執）。認為西方實在是有，眾生也實有，生了西方，那麼帶惑往生，煩惱空不了，也就是斷不了。煩惱未斷，則出不了生死。前面講過，執有的人不能出生死，執實有煩惱，是出不了生死的！因為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才能「度一切苦厄」。執斷的人呢？前面也說過，是要下惡道的。執著斷邊，是惡趣空，既撥無因果，就任性亂做了，善法不修了，修了也是空的，白費氣力，所以善事也不做了。但無始以來，煩惱習氣力量很重，既一切都放下了，好的不做了，正好讓壞的種子自由發展，壞的現行就流露出來了。這樣去做，決定要下惡道的，這就是惡趣空——斷滅空了。

這裏出現了一個存在的矛盾，一般說，能夠生西方的，都就了生死了，但是，這個生死怎麼了？如果沒有把自性空的道理悟到，證到，怎麼了生死呢？了生死不是有個生死可以去了，有的東西是不能使其成無的，無的東西也不能使它成有的，悟到生死本空，本無生死可了，證到無生，無生則無滅，哪裏有什麼生死，既無生死，便叫了生死。凡夫妄想執著，才執著實有生死，所以了生死，必須證無生空性。

我們還可以從經上看到，西方有四種淨土，最初，也是最低的，是「凡聖同居土」，既然有凡夫，凡夫就是沒有證果證道的，沒有了生死嘛！所以說，西方未了生死的，人是有的呀！怎能說一生西方便橫超生死，了生死了呢？這句話不是有矛盾嗎？不過，我們說也並不矛盾，西方極樂世界壽命極長，雖然往生後仍是凡夫，但見到了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，或者其它那些大菩薩，跟著他們修，慢慢地修，一年，二年，十年，百年，一萬年，一億年的修去，壽命很長嘛，那麼修到有一天，總會悟證到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，這個時候就成了聖者了，待斷盡了煩惱，不是了生死了嗎？因為壽命很長，能即生了生死，就這個意義來說，也可以說橫超生死了。

不但是西方，修其他宗派的也可以即生了生死。其他宗派有四部，下三部都有修長壽法，（這個方法無上部也有，我們大般若宗傳承也有長壽法——無量壽如來觀空持咒法，修一次可增長壽命十三年。）下三部都有這類修法，修了可以使壽命增長。依業報的壽命，以南瞻部洲的現前時期來說，一百年是很高了，假使修法還來不及修成功，那麼就可以修長壽法，增長到二百五十年，若二百五十年還未成功，再修嘛！二百年，總有一天修成就了，便能即身成佛。所以說，就是在我們娑婆世界也可以超生死的——修長壽法即身成佛。無上部的修法更快，不修長壽法的，也

能即身成佛，就是依一般的壽命，也可以得到在這一輩子成佛。當然這是有條件的，指善根深厚的利根來說的。其中大般若宗派的修法，不但是可以即身成佛，而且可以縮到十二年就成佛。如果根機再好一點，三年，乃至三個月就能成就。很多其他教派的行者，說我們黃教成佛慢，說連黃教祖師祖師都是中陰成就，在一生內沒有成佛。但是要知道，祖師的中陰成佛，是一種示現，因為他重視別解脫戒，教後世比丘不要修雙身法，所以故意示現中陰成佛。實際上，祖師早成佛了，黃教成佛比一切其它宗派要快，十二年，不要一輩子。一輩子麼，八十年，或者六、七十年了，但黃教祇要十二年，再快麼，三年，三個月，乃至最快的（根機最好的）四十五天！一個半月就能成佛。所以說，具有這樣殊勝的修法，在娑婆世界裏，恐怕祖師的黃教是唯一的了。但很多人一直不理解，也不經調查研究，一味地認為黃教慢，實際上，因黃教廣求多聞、思、修，他們嫌麻煩，想找個便宜，修個簡單法門罷了。這些是乘便附帶說的話，不必贅言。

我們再回到正題，據上所述，我們修淨土法門，可以橫超三界，了脫生死，它是有密意的，並不是說什麼空性道理也不懂，糊裏糊塗地往生以後，生死就沒有了，到了西方還得修嘛！到了西方極樂，修到證無生法忍的時候，就是說一切法自性空，

八不無生的道理證到以後，那麼，在這時候，才算生死啦。是已經超凡入聖，成了聖者——八地菩薩時，那才了生死。對凡夫來說，生死是沒有了的。我們都是凡夫，你說那個了脫生死了？沒有了嘛！西方去的話，西方有沒有凡夫？有嘛！凡聖同居土，如果沒有凡夫，為什麼稱凡聖同居呢？單說聖土就對了，但是西方的凡夫壽命很長，有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，大勢至菩薩和西方各大菩薩的攝受和教授教誡下，在風吹樹動，眾鳥和鳴，皆是法音宣流的良好環境下，自然會精勤修行，從而證果證道，而了脫生死了。不過有一點，就是西方修行，時間要慢一點，長一點。為什麼？沒有苦嘛！我們娑婆世界，苦很多，逼著你修，所謂「知苦思斷集，慕滅乃修道」，如不修的話，地獄在等著我們，你想害不害怕？那就得拼命要修了。西方呢？沒有地獄，好像慢慢來，不必太著急了，但總的說來，不是說到了西方，我生死了啦，已經萬事大吉，什麼事都沒有了，一切都已完成了，沒有那麼簡單的，還是要努力修持。

回過來說，既然西方去了還是要修的，如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聖道、乃至六波羅密多等，都是要修的，那麼，我們在娑婆世界不妨先修起來，不是更好麼！這樣，到了西方的時候，就可以品位高一點，善根厚一點，更快地證到無生法忍，

返入娑婆世界，廣度一切父母眾生，不是很好嗎？所以，我勸大家修淨土法門的，念佛求生，固然重要，但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聖道，總之，佛說的教理，尤其是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，能抽暇學修，或探討一番，如果就在這一輩子，精進用功，達到一心不亂，得到修證的話，這輩子就了生死，多好！否則，到了西方去了之後，也能很快了生死，因為在娑婆世界時，已經有了基礎了。如果沒有基礎，到了西方，象小孩子一樣的，啟蒙，進幼兒園，慢慢學，緩緩修，那時間就太久了，不曉得那一天才能回娑婆世界，普度眾生。

但有人說，到了西方，就保了險了，不會再受苦了，那麼無妨慢慢地修，著什麼急呢？但是，我們想到發菩提心，是為利益眾生才發願成佛的。《現觀莊嚴論》上說，「發心利他故，樂正等菩提」。自己的父母有情，正在惡道受盡苦難交煎之中，「盼子作救拔，子自安不聞」，怎麼對得起父母，對得起三寶呢？那真是，《五字真言》裏說的，「不如鴉羊等」，比禽獸都不如了。因此，一定要想盡辦法，快快地把他們救出來。這樣度脫一切眾生的能力，祇有佛才具備，所以一定要發願快快成佛，快快速度父母才對。

當然，學法修行，也要看條件的，有的文化太低，理解力也差，學不進去；也有的人，七八十歲了，時間也不太多了，叫他學這樣那樣，尤其是空性毗鉢舍那，拿起書，頭都昏了，如何學，更如何修呢？那麼，就一心念一句聖號，同時發個願，將來一定要學通證到。發願很要緊，不要輕視了，好的願發了，將來都會滿願。所以一邊念佛，一邊發願，到了西方之後，馬上自己就會把婆娑世界的願提起來，在佛菩薩的加持、護念、教授下，就會理解通達，乃至修行證得。如不發願，則到了極樂世界，感到很舒服，很安樂，再也不會受苦了，「所作已辦」，就不想努力進修了。這時，就要麻煩勞累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等加以勸說，種種方便，怎麼那麼，花很多時間，把你勸化過來。結果，照樣還是要學這個法，卻兜了一個圈子，白白地化費了很多時間，何苦呢？所以修淨土宗，有條件的，還是要學一些教理，修一些不淨觀之類的法，乃至自性空的道理，有助於往生淨土，更有利於早日成佛度眾生。

剛才說了很多，現在總結一下前面所說的話。出離心，菩提心，加上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，這三個就是我們佛教的命脈，亦名「三主要道」，佛教裏面，最重要的，就這三個法，這三個法拿到之後，佛法就像在手掌之中。成佛也僅僅是時間長

短上的問題了，所謂長短就看自己精進不精進。如果這三個法——三主要道，沒有學到，那怕你再努力修苦行，不倒單，日中一食，宴坐經行，離欲修定，乃至修到非想非非想，神通廣大，能化身無數，就像婆羅門外道一樣。他們的神通也很大。譬如說，八大成就，什麼飛行啦，地下可以通行，跑到對方去啦，水面上可以踩水行走啦，隱身術把身體隱掉，別人就看不到他……等等，婆羅門教也會有，但是他們了沒了生死呢？沒有出離心，沒有菩提心，就是沒有了生死成佛的動機，沒有一切法自性空的見，就是沒有了生死成佛的方法。他們對這三個法什麼都沒有，怎麼可能出生死，更談不上成佛了。所以說，三主要道是佛教的命脈，祇要是佛教，那個宗派都要，就淨土宗來就，當然不出例外同樣的需要。

我們昨天討論過了，出離心沒有，娑婆世界就放不下，怎麼生極樂呢？昨天講了個公案，一個寡婦的公案，今天我們再說一個。有一個老太太，她一向念佛很精進，到了她年歲大了，有一天，他做了一個夢，很清楚，看到阿彌陀佛來了，金光閃閃。佛對她就：「你天天念佛，幾十年了，很精進，很好！到七天以後，我來接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」按理說，她該很高興了，一輩子努力，已達到目的了，阿彌陀佛親自來接她了，太好了！往生嘛，她一聽反著急了，「哎呀！阿彌陀佛，我

想告個假，再遲幾年來好不好？我現在還帶著一個小孫子，他年紀還小，我若放下，他可沒人照管了，而且我家裏有許多事情還沒有了，需要我安排，等我一切安排好了，孫子長大了，再來好不好？」好！她這麼一說，阿彌陀佛就在她夢裏不見了。七天以後，也就沒有來接了。後來，到底來不來，就不知道了。沒有出離心，為世間利益而念佛，對世間放不下，不想去麼。自己不要去，當然阿彌陀佛不會強要硬拉你去。如果阿彌陀佛可以把不想去的有情一齊拉去走的話，那就好了！把娑婆世界的有情，包括地獄，餓鬼，畜生在一起，一下子拉到極樂世界去，娑婆世界就空掉了，連修行也不要修，就天下太平了。但是事實上沒有那麼簡單幻想的事。雖然說淨土宗仗阿彌陀佛，依靠外力，但也不能自己一點努力也不作，全部賴倒在阿彌陀佛身上，這好像也太懶惰了，藏德有云：佛慈悲之鉤，無法鉤起無環之錘；如果拉了還不肯去，那就更不可說了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要說一說其他宗派的殊勝了。因為大家是淨土宗，我們還是講往生淨土的問題——從其他宗派的角度來講。我們其他宗派裏面並不反對往生西方，而且也提倡往生極樂，這個大家應該要知道。有的人說，大般若宗跟我們淨土宗不是一個宗派，我聽也不要聽，聽進去了，將來我到阿彌陀佛淨土，就去不了啦。

為什麼？你聽過其他宗派了麼？」阿彌陀佛是不要其他宗派的」。啊！這個話恐怕會構成謗法吧！阿彌陀佛怎麼不要其他宗派呢？你到了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去，修行成佛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無量的法門裏面有沒有其他宗派？有啊！那麼阿彌陀佛教你其他宗派，你學不學呢？如果你堅持不要學密，阿彌陀佛也就不教你其他宗派，那麼你成得了佛嗎？佛說的顯其他宗派門，有一門不學不修，就成不了佛。其他宗派一點也不要學，那決定成不了佛的。所以其他宗派還是要學。就看你早些學或遲些學的問題。既然如此，你還是必須要學的話，那麼，為什麼聽了一句其他宗派，就害怕得那樣子，說去極樂世界往生不成了呢？我昨天講過，當我在蘇州西園講了幾天開示，講圓滿了，信眾們大家來求加持，求後都很高興。有一位年紀也不很大，大約有三、四十歲的女居士，當我舉起鈴杵給她加持的時候，她來不及地往後縮，一下跑掉了。當然，她是修淨土宗麼，她好像是在想，我其他宗派用的鈴杵在她頭上一加持的話，她極樂淨土就去不成啦。難道其他宗派的鈴杵叫你淨土不要去嗎？這個想法，也想得太過分了。

即使我們修文殊法的——你們中間有的人可能也在修吧，五字真言，「唵 阿日阿巴雜那 的……」中間有個「雜」字，就是代表阿彌陀佛。我們每天也在念阿

彌陀佛。不過你們念是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或單念「阿彌陀佛」，我們是用藏文字「雜」來代表阿彌陀佛，這就包含在五字真言裏面了。那麼我們也是天天念阿彌陀佛的人，難道會把你們擋住，不准你們往生彌陀淨土去嗎？決沒有這個話！如果說有人膽敢把發願要往生西方淨土去的人擋住，不准去，留在娑婆受苦，這個人不下金剛地獄，哪個下呢？當然，求生其它淨土，不在此例。度眾生是我們佛教徒每人都該做的事情。如果有人不但不度他，連阿彌陀佛慈悲來度，還把他攔住，不給他去，那不是勝過五逆十惡的罪了嗎，這個罪太厲害了，我們信佛的，那個也不敢造啊！放心！真正的佛弟子，決不會那麼殘忍，叫你阿彌陀佛淨土不要去，在娑婆多受些苦，這個顧慮是太過分的。

佛教各宗各派，都是一樣的，都是要度脫眾生，離苦惱，出苦海。出苦海的辦法很多，應機施化，有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，有生兜率陀天內院的，或者生東方琉璃世界的。我們漢地通行的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，我們也就讚歎極樂世界。我們的恩師，也隨順漢地眾生習慣，教居士們修去往西方極樂世界的法，都是勸那些居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。這就我們金剛部中以文殊菩薩為佛的修法而言的；若蓮華部，以阿彌陀佛為佛的修法，那就都是西方極樂的修法了，比漢地的淨土宗，修法要多

得多呢。所以其他宗派與淨土宗不但不矛盾，而且是有關極樂的修法方法更多。

在我們這法流，每天早晨念的《師長無上供養觀行法》，也有往生淨土的法門，有五種力量助我們生淨土。第一個是法的威力，不論修文殊法也好，修觀音法也好，此中所修的法，如積集廣大智慧、福德資糧、懺悔業障、七支供等，都有極大的力量，你若發願生西方，將此功德迴向極樂，就能靠法的威力，把你帶到西方去。

第二個是持戒，以持戒清淨的力量，若迴向西方，也可以將你帶往西方。《律海十門》中有一段：「若具戒士夫，臨終觀業行，無罪不悔恨……隨願生淨土。」又：「兜率彌陀土，十方淨佛刹，隨願定往生。」祇要持戒清淨，戒的力量就有那麼大。

第三個，發菩提心的願力，這個昨天我們講過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，都是從菩提心裏流露出來的。我們如能發菩提心，就和阿彌陀佛的願力相合，那麼，如磁吸鐵，相應嘛，一吸就吸過去了。發菩提心的力量極大，縱不能真正生起，造作的生起，也有一定的力量。發願生生死死不與菩提心相離，再願一切眾生，同登極樂，

以此發菩提心願力故，如法往生。概論往生，略有五種，下士夫以皈依三寶往生，中士夫以出離心往生，上士夫以菩提心往生，通達空性者，安住空性往生。若金剛乘成就而往生，則屬最高層次。

第四個，就是依靠師長的拔取力，我們自己罪業深重，當臨終業報現前的時候，如果能憶念師長——這裏我們再提一下，師長就是三寶的總代表，憶念師長，實際上就是憶念三寶。師長本身有成就的，可以直接把我們救出來。即使師長是凡夫，因我們沒有緣親見佛菩薩，佛菩薩就示現師長身，來把我們救出來。頌裏有：「諸道未竟死時俾能作，平穩善巧罪墮師遮舉，五力正真配合口教授，往生清淨刹土求加持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說臨終時憶念師長三寶，就有把我們從惡趣裏邊，尚未去的遮止不去；若地獄相現，將欲墮落，求師拔濟出來，這叫「舉」，從而往生到西方去的這個力量。

第五個破瓦法，大家可能聽到過很多的了。修此法成功後，心識可以自己從頂門出去，隨阿彌陀佛到極樂世界在蓮花中投生。不過單靠開頂，若無前四力，如鳥繫足，雖飛而不能遠，又惡業未淨，雖往生而非善處，就像我們講過的那位老太太

一樣，阿彌陀佛來接她了，但她不想去，說還有許多事情未了。那麼等於一條高速公路，設計好了，國家花了好多的投入資金，修得好好的，修成功了，但自己駕車子卻不願上去，偏往後開，到農村小路裏去，那麼怪那個呢，只好怪自己了。就是譬說頂是開了，但出離心，菩提心都沒有，又無白法善種子力，則也生不到淨土。總結來說，其他宗派裏面也有往生西方淨土的修法，而且還比漢地有更多的修法，絕對有助於往生。

這裏再強調一下，持戒的重要性。修淨土宗的一般說祇要念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就可以了，還有的說祇要念《無量壽經》就夠了，甚至於說祇要念《會集本》，就一切解決了。但《無量壽經》裏也提倡持戒，如云：「其上輩者，捨家棄欲，而作沙門。」「其中輩者……多少修善，奉持齋戒。」乃至「若人無善心，不得聞此經，清淨有戒者，乃獲聞正法。」這些都表示生西方，要有清淨持戒的重要性。

這裏，我想起一個公案，有一對老居士夫婦，很用功，天天念《無量壽經會集本》，拜佛、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因為他們兩位年紀大了，自己買菜、燒飯、洗衣服、打（掃）衛生很辛苦，有一位年輕女居士，發心給他們燒飯打雜，讓他們安心修持。

兩老說很好，讓她進來同住，有位居士告訴我，說她發心幫助老人修行，很可貴。我說：「去不得，叫她不要去住。」但是來不及了，她已住進去了。再過一段時間，那位居士又告訴我，說那位年輕女居士結果去了。去了之後呢，沒有好久，那位年輕女居士因經常伺候那位老居士，產生了感情，晚上就犯戒了。犯了戒，該痛切懺悔，防護未來，誓死不再犯！但是他（她）們說：「不要緊的，我們每天都念《會集本》，什麼罪都能消除的。所以將來決定會生西方淨土的。」於是白天念《會集本》，晚上犯根本戒，去得了不？你們大家看看，去得了不？帶業往生，也必定要有懺悔的心。懺悔必須痛悔既往，防護未來，才能清淨。纍犯不改，怎叫懺悔？犯重戒而不懺悔，怎能去西方？一定要持戒清淨，才能有把握去。在家居士的五戒，輕的可懺，根本的不能犯，犯了不懺，還想到西方去，恐怕靠不住了。一隻破了的船，水都要漏進船艙了，想平安地渡過太平洋，到彼岸去，但還未到大海，船就沉下去了，人也就溺死了，怎能到彼岸？戒破了，就像船漏了一樣，不能浮載到西方去了。所以說戒律很重要。至於出離心，與菩提心的重要性，前面已講過，就不多重復了。

佛教為什麼要整頓呢？因為佛陀說的法，經過一代一代傳授下來，師師相授，

都是有修有證，有大成就的，固然法流清淨，沒有問題。但是如果中間有沒有證悟，也不是祖師授記親傳法印的，那麼就可能會把他個人的見地摻雜進去，久而久之，使他傳下來的佛法變味了。或者有的傳承已經中斷了，那麼就更不可說的了。怎麼說變味呢？假使說一個點心，是甜的，很好吃的，高檔奶油做的，但如果你摻了咸味進去了，把醬油倒了一些進去，你說這個味道是不是變掉了，不好吃了呢？同樣，佛法是一味的，甘露味，中邊皆甜的。但是我們人中，如有人把自己的我見，我執煩惱，摻了一點點進去，表面上，未開悟或精通三藏的人是看不出來的，好像還是那麼幾個字，那麼幾句話，但是有了少許差異的話，就會變味的，不是嗎？我國古代大德祖師們常說：「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。」這可不得了，本來可以了生死的，變味變質之後，能不能了，成問題了。本來是去我執的，摻了味之後呢，可能會擴大我執，這就有危險性，甘露翻成毒藥了。佛再再讚嘆多聞，稱弟子為「多聞賢聖弟子」。祖師亦自稱多聞比丘。海公上師也提倡多聞，但說：「多聞要善，不善者雜有惡見邪見，法說非法，非法說法，以佛法為惡見工具，不如不多聞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佛法本身是最好的，應該多聞的。

好！言歸正傳，昨天有人，就是這裏居士林的青年學習小組，提了一個問題，

就是聞思修的問題。我以前經常聽到有人這麼說：「啊！你們學法，一本經，一部論的學，在中國西藏學一部，甚至要四年、五年，那麼，三藏十二部，有那麼多的經，那麼多的論，你活一萬年也學不完，何況學通。我現在發現一條捷徑，最快速的路，什麼？我不必一部部地學，我這麼一坐……不思善，不思惡，一心專注，豁地開悟了，三藏十二部都在我心裏，我不是什麼都有了麼？你們一萬年都學不通的佛法，我就是這麼坐上幾年，都得到了，而且是悟通了。」噢，便宜呀，這樣的便宜貨哪個不想要呢？不過，我們要提一個問題，你說就這麼坐下去，能開悟，有什麼依據呢？有啊！六祖大師，他是大字不識一個，但他聽人念《金剛經》念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噢！一下就開悟了，不是一個現實的例子嗎？那麼，我也這麼去做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大家也都可以這麼學嘛！我們都念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都開悟了！有沒有？沒有啊，什麼原因呢？應該說，六祖大師在過去很多生以來，對般若經教理的聞思修，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善根資糧，已經修習到快成熟了，如畫龍，龍身已全部畫好了，只差一雙眼睛了，所以，因緣時到，把一雙眼睛這麼一點，龍就能飛起來了。

我們呢，無始以來般若的善根資糧積聚了沒有，不敢說一點沒有，但可以說太

少了。有般若善根的人是有徵象可以驗知的。有什麼徵象呢？當他聽到般若教義的時候，心裏極大觸動。高興得像人要飛起來一樣，有的甚至身毛豎立，乃至涕淚悲泣，這些都是經上說到過的。我們中間很多人聽了《般若經》，很多成套重復的詞句，不但聽不懂，有的甚至呼呼地打起瞌睡來了，那說明自己過去般若善根的影子也難找到，要說那麼一坐，就開悟了，從何悟起呢？要象六祖大師那樣，過去般若熏修已將成熟，所以這輩子聞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一觸即悟，如果他前輩子因緣好，不必等這一世，在前世就證悟了，對六祖大師來說，已經遲了一世了。而我們呢，想佔這個便宜的話，恐怕是真正的做投機倒把的生意了。怎麼說？本錢也沒有，想發大財，想想看，這個生意可不可靠？絕對靠不住的。同樣，我們如果過去世般若的善根種子，一點也沒有，在這輩子聽人家念《大般若經》，或聽講般若經的教義，眼皮就重得垂下來，睜不開了，瞌睡倒來了，還想智慧開了，三藏十二部都在我心裏了，這纔真是做夢說的夢話，癡心狂想，是一點依據也沒有的，既沒有聖教量，沒有現量，也沒有合乎因明的比量。

這裏我們就對聞思修，要多說兩句了，這是佛親口說的教，祖師依原樣地繼承下來。聞思修三個，是不能分割的。有的人只求多聞，固然，多聞是對的，但在聞

的基礎上還要思修，所以單求多聞是不夠的，但是另有些人，簡直聞也不要，昨天有人就這麼說了，我不聞，但我自己看書，不是也可以麼，書上說了很多，與多聞有什麼差別？但是佛說聞思修不是看思修，聞是聽聞正法，要從佛或者具德師父那裏聽到的，有傳承的法，纔能叫聞，而且在聽聞中，一定要「斷器三過，依六種想」，以澄淨心聽受之。所以自己看看書不能叫聞，只能是看。看的時候，會把經論原意搞錯，自己私人的我執意見會摻入到裏面去的，即所謂「師心作解」。就是上面說過的，再好的天甘露味，如果摻入了一點點毒的話，吃下去會毒死人的。那麼，我們無始以來的這個我執，這個毒很厲害，如果把我執的毒摻進去了，所看的法裏邊把自己我執邪見摻進去了，這就甘露變毒藥了。所以說真要有成就的話，單自己看書是不行的。

記得帕繆喀大師說過：「必須親近一位師長，但靠自己讀書是不行的。沒有師長，單靠讀書能得成就的，以前一個也沒有，今後也不會有。」這不是他個人的看法，而是從無數顯密經續上得來的結論。凡夫慧眼未開，一切法都要有傳承的加持，纔不會弄錯，單是靠自己看看，讀讀，要想成就是不可能的。我們中國各宗派，也是有傳承的麼，就是過去的稱為傳法。這是說修行人已經得了正法眼了，就是說眼

睛已經開了，纔傳他法。達摩東來，傳二祖慧可，二祖傳三祖，都是有個傳承，開了悟纔傳法，並不是說隨便就傳給他的。這個就是所謂傳承，要從具德師父那裏聽聞師師相承無謬的正法，纔算有了傳承。並不是不親近具德師父，或者雖親近了具德師父，而不聽聞，只是自己拿些書看看就算數的。還有一些人呢，不但不親近具德師父，聽聞正法，連自己看也不看，閉了眼睛修，這樣的人，連個方向都沒得，更不對了。

這裏，我們要說明聞與修的關係，《論》引《修次後篇》說：「復次，聞及思慧之所通達，即是修慧之所應修，非應修餘。」就是說我們所聽聞的法，就是修時應修的法。一切佛所說的法，都是修行殊勝的教授教誡。這是祖師聽聞修持，對三藏十二部最終得出的結論。他引《俱舍論》文云：「佛正法有二，以教證為體。」除了教證二聖法外，別無其它的聖教了。教正法者，是抉擇，受持道理，為修行之正軌；證正法者，是前抉擇時，如所抉擇後，而起修行。故彼二種，成為因果。如不聽聞教，則修無因，如聽聞抉擇而不起修行，則沒有證果。所以說，我們要修行呢，重要的一點，就是必須從先聞法而來；聞法，就是開始修行的一個起步。

有的人他是這樣想的，他把聞思修隔開來看問題，認為現在我是學的時候，不必修，應專心學；到了我修的時候，則專心修，把學的東西都放下來，這太可惜了，而且是把佛的意思搞錯了，當然囉，學的時候，以聞思為主，但聽的時候，也就是修行的起步了，聽了之後就要思惟，思惟也有人就把它納入修的範圍，所謂思惟修，思惟之後，再進一步就是入定去觀察修了，這裏附帶說明一下，在根本乘裏，入定後纔能叫修，如《俱舍》十八：「等引善名修，極能熏心故。」因為得定以後，轉變思想的力量特別大，如修不淨觀而得定後，則任何妙五欲境現前，皆能起不淨想，而不為所轉。一般而說「數習故名修」，則思也可包在其內了。這裏總的說聞思修，是一整套的。但有人認為這三者，是互相割裂、不相關的，我現在學麼，就不要修，就像學校裏或宗教學院裏念書一樣，一心地學，把知識學好了再說，他把佛教知識掌握到了，講起來可能頭頭是道，三藏十二部且不說，總算有幾部經論，可以旁徵博引，很熟練地滔滔不絕地講出來，但是經論上所說的話，對自己思想行動起了淨化作用了沒有呢？這個他不管。

我記得當年海公上師講過一個公案；有一位進中國西藏學法多年回漢地來的僧人，他對因明學得極好。有一次他到飯館裏去吃飯，喚了一碗肥腸——四川話，就

是大腸、豬腸。旁桌有個別吃飯的人悄悄地說，哎喲，這位師父怎麼吃肉啊？（吃肉就是吃葷的土話。）他聽到了，就馬上與他們開展辯論了：「我吃的這明明是肥腸，你怎麼說是肉？肉跟肥腸概念是不一樣的，你犯了宗法不極成的錯誤，所以你立的宗不能成立，你說的話是無理的。」為了表示自己不是吃肉，與別人大講辯論，把中國西藏學的因明都拿出來了，他所學到的法——因明，本來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，不但是依宗自立，悟他，而且還包含成佛修行的整套理論在內，結果卻拿出來為了吃肉吃腸的小問題，而大興辯論來，中國西藏去了那麼多年學來的法，這樣使用，太可惜了吧！所以說，佛法學了之後，不依法去修，反而貢高我慢，把法當作維護我愛執的工具，那就太可惜了。

但還有些人，懷著另一個知見，認為我們修的時候，要制止一切妄想雜念，要無分別，你學了那麼多經論，分別很多，成了所知障，意思是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這個就是障礙，障礙你開悟，所以，你學多了，所知太多了，就修不起了。而且越是學得多，這個所知障就越大。因此，得出了結論，我們不學就最好，沒有所知障，那麼一修就成功。這也是教內相當流行的一種錯誤的說法。

這種說法對不對呢？如果說佛法學了之後，就成所知障，那麼佛陀辛辛苦苦四十九年說法，幹啥呢？不要說就好了，成了佛之後，就這樣子安安逸逸地坐它四十九年，一句話也不要說，就夠了，就可以了嘛！何必要不辭勞苦，到處遊行，苦口婆心說三藏十二部，八萬四千法蘊等那麼多法，幹啥呢？說了那麼多之後，不是大地增加我們的所知障麼？這個所知障，說了四十九年，如果有形相的話，堆起來恐怕比須彌山還要高，我們去學了，不是被障得連氣也透不過來了嗎？不對的！

那麼這個所知障是怎樣講的呢？這裏就必須講一點法相知識了。法相學裏邊，對一個復合名詞，有六種解釋叫六離合釋，所謂持業釋、依主釋、有財釋、相違釋、鄰近釋、帶數釋共六種。那一個名詞要用持業釋，那一個要用依主釋，是有一定的，不能自己胡套的。大家所知道的煩惱障、所知障二個名詞，煩惱障是持業釋，煩惱即是障，雖煩惱與障表達二個意義，但是一體的。所知障卻不是持業釋，所知並不是障，而是依主釋，是所知的障，這障，障了我們的所知，就是說我們的所知，被障住了，所以有所知障，就是說我們沒有所知，或所知太少，由於有這個障，把所知擋住了，就是成了障了。所知不是障，相反，有所知障，說明自己所知不夠，所知的障，障住你的所知，把所知障住了，就是學不進來了，這就是障。怎麼說呢？

譬如搓麻將啦，看電視啦，或者是聾子瞎子啦，或是搞其它的吃喝玩樂等事啦，把你學法的因緣障住了，這個叫所知障。障住了麼，所知就進不得來的了，並不是所知本身就是障。當然世智辯聰和外道邪教的邪知邪見，也是障擋佛法正知正見的，也是所知障。

很多人就會說那種話，學得越多障得越大，成所知障；這個，希望大家不要上當。他們教人不要學，最好大家都做個笨漢。但笨漢再笨，還是一個人，還是有所知的，那麼所知障沒有的，最好的是什麼呢？恐怕應該是一條狗，一隻貓，甚至一條蟲，它什麼都不知道了，該是沒有所知障的了，它該很快成佛了吧？有沒有這種道理呢？可是，事實上恰恰是相反的，畜生是三惡道或八難之一，它如真的沒有所知障，怎麼稱為八難之一呢？所以說，這種謬論，完全是不懂佛法之人的囈語，我們大家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。

學和修不是互相矛盾的，反之，學修二者是相輔相成的。有了學，纔有方向知道怎麼去修，如馳馬，先看清道路，然後策馬奔趣。如果不學的話，盲修瞎煉，著魔走火都會有這種可能性。這就說明，聞思修不是截然分割，互不相干的三個事物，

而是統一的有因果性的三個階段。在聞的時就是修的起步，修的時候，就是把我們聞（思）的法，把它拿起來用了——起作用了。那麼，我們說修，為什麼要先聞（思）呢？聞思的目的就是為了修嘛。所以說，你要修的好，須要聞的多，有多少的聞慧，將來就會有多少的修慧，有多少的證。這樣，就回到正題上來了。如果我們學（聞思）的是一點點，即使我們修甚深的禪定，就算是得到了，我們所證到的，也僅僅是這麼一點點。因為你沒有大本錢麼！你這一點點本錢，會賺幾億元利潤，豈不荒唐！同樣，一點點的聞慧，努力修止觀，將來得了禪定以後，得到的修慧，也仍是這一點點，由此證到的也這就是這麼一點點的法。如果說，可以用一點點本錢，將來賺的會很多，這就違背了因果法則了。因是這個因，果卻可以是那個果，學的是這一點佛法，甚至什麼佛法都不學，將來得定以後，結果，成佛的法，全部都會悟出來了。就象前面說的，把眼睛閉了修定，以後一旦開悟的話，三藏十二部經都在我心裏邊了，这个，前面已經破斥過了。

這種錯誤思想其理論根源之所在，我們還得深入分析一下，就是說有的人，把「一切有情皆有如來德性」誤解成什麼呢，成了「本有自性」，就是說一切如來的功德法門，眾生本來是具足的，都現成有的，就是被妄想執著蓋住了，就像太陽在

虛空中本來有的，被烏雲蓋覆而見不到，撥開烏雲，明日即現；只要把心靜息下來，去掉一切妄想執著，如來一切功德，三藏十二部都現在前。所謂「本具」是也。但我們要探討一下，本來具足的有是怎麼樣而有的？是從無自性的空性中，由因緣條件而修出來的。無自性中，本來具足一切法緣起的可能性，但不經修持自己不會出現的。

有句話，是淨土宗裏常引用的，但也是有人經常搞錯的。這就是《觀無量壽經》裏的一句話：「自心作佛，自心是佛。」有人把它顛倒過來說：「自心是佛，自心作佛。」意思是眾生本心是佛，所以大家修了，就可以成佛。假使眾生本心不是佛的話，你再修也不會成佛，為什麼？本不是佛，怎麼會變成佛呢？因果不對嘛！這樣，就把心與法都執成有自性的，不可改變的了。印光法師曾特別強調，糾正這個錯誤的說法。他說：「觀經上明明說的：自心作佛，自心是佛。你自己要作佛，就要說要修成佛的一切法，然後自心是佛，一切佛的功德都成就後，那你自然成就佛陀了。」如果說，你本來已經是佛了，還修個什麼呢？豈不是不需要再修了嗎？

昨天有人也提了這個問題：無始以來，我們本是就都是佛麼，清淨的佛陀覺性

都有的麼，但無始無明把我們迷掉了，所以成為凡夫，流轉生死，受盡痛苦。那麼請問你，你現在開始修行了，將來辛辛苦苦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，好不容易成了佛了，一旦又來個無明，又把你迷掉了，你該怎麼辦呢？你說成了佛，再不會有無明了，那麼本來清淨的佛陀覺性一切功德具足的，那裏來的無始無明把佛性蓋住呢？「無始以來本來是佛」這話是從果位上講的，也就是《心經》裏講的：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……無智亦無得。」從成佛果位的勝義諦上講：一切法本自性空，沒有生滅、垢淨、增減等相；既沒有所斷的煩惱習氣（所知障），也沒有能斷的般若智慧；既起先從無有迷，那有後來有成佛的覺得到呢？那麼所謂無始以來本來是佛，從世俗諦上怎麼理解呢？在世俗緣起因果上講，這個佛是什麼佛呢？這佛是還沒有成就的佛，是能成佛佛種性，——播下了成佛的緣起，就有佛性——成佛的可能性，確實而說，就是一切法自空性。空性容納一切緣起，一切法，只要具足那個法的因緣夠了，那個法就可以現前成就。

《法華經》說：「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」就是說一切法皆無自性，所以諸佛說一乘法，以此緣起播下佛種，待將來修行成佛的緣起條件具足了，佛就出現了。所以說「佛性」這個名詞，並不是說已經成就佛了，

就是以緣起的道理，播下成佛的種子，將來條件夠了，就會成佛。如果按那種錯誤的說法，本來是佛，已具足成就的佛，但被無明妄想迷覆，所以成了凡夫，那就成了前面所說沒有保障的了，好不容易三大阿僧祇劫勤行六度萬行，總算成了佛了，一旦再來個無明，不是又迷掉了，這樣沒有底的下去，究竟什麼時候纔成得一尊不會退墮的佛呢？無法估計了。這種說法是沒有依據的，都是一般依文解義，師心自用的人，把教理弄錯了，真是害人不淺。

應該說無始以來空性，本是可以容納一切法的緣起的，可以生起一切法的，包括成佛在內，要是有了成佛緣起就是有了佛的種姓，成佛的緣起具足圓滿了就成了佛了，成佛是之後般若智慧「照見五蘊皆空……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……」無明本是自性空，過去沒有般若智慧，妄執一切法有自性，這就是無明，般若圓滿而成佛已，無明徹底照空，怎麼會突然再起來把佛性迷掉呢？所以成了佛之後，根本不會再起無明被迷住的，不但決定能成佛，而且依金剛乘，上根利機的，只要因緣夠了還能即身成佛，當然在我們劣根凡夫面前，他雖成了佛，但我們卻看不到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看他示現的形貌，仍是凡夫。假使成佛因緣不具足，當然，雖經三大阿僧祇劫還是成不了佛的，就是說，要靠聞思修，要三者結合起來。

如果把成佛的法都聽聞過了，經過思惟把它融合身心，而且深刻引生定解，又在修定中把法的力量磨煉得充分發揮出來了，那這個人決定成佛了。如果聞的是聲聞法（指單為自己了生死發出離心的動機而聞法）那從定中熏修出來的，決定是聲聞果。如果聞的是緣覺法（指單為自了而發出離心，現世或宿世以此動機聞法，而悟入十二緣起），那修出來的成就，就是緣覺果。再回過來說，如果聽聞的是外道法，婆羅門教之類的，那麼入定修（婆羅門外道也有有漏的禪定），那怕入的禪定再深、再高，所得到的是婆羅門外道的果，可能會神通廣大，但是出不了生死（沒有漏盡通）。氣功師也是一樣的，如果學的是氣功師的法，（氣功一般是鬼神教）不要說所得到的定，僅僅是鬼神加持而來的，即使自己修有漏定真正得定了，所得到的，還僅僅不過是氣功一類的東西，佛教的教證功德一點也不會有。因果如如，聽聞學修的是什麼，從定中證到的也就決定是那個同類性質的，這個因果法則，是法爾不誤的。我們說「緣生因果如如不虛誤」就是指的這個道理。發心為自了聽聞的聲聞法，將來證到的果也是聲聞乘的，如果發的是菩提心，遍學廣修一切六度萬行，得到的果，絕對是佛果。如果不幸聽信了氣功師、邪教的法，不論修得怎麼樣真誠，究竟免不了還是氣功師、外道那一套，既不能成佛廣利眾生，反而弄得苦上

加苦。

所以，在最初，對所聞的法要有鑒別，嚴加抉擇，這是一個絕對重要的問題。一定要聞佛的正法，相似正法、外道的法不能聽。現在社會上流行的相似佛法太多了，它們以佛法的標籤做廣告，而實際販賣的是外道的黑貨。它們的宣傳品上也用了許多佛教的術語，「成佛」、「轉法輪」啦，「離欲出離」啦，乃至「無漏」、「菩提」等等，甚至於把佛菩薩的聖號、佛經、咒語都斷章取義地搬了許多進去，但是它們不是佛教，卻是外道，切莫輕信。我們幸而得此暇滿人身，逢上無上微妙的佛法，尤其是祖師的全圓道次教授，都是宿世多生修行持戒培福，及由三寶加持而得來的，應十分珍惜這樣的人身，拿來修圓滿無誤的佛法，纔不辜負師長三寶、父母眾生和自己。

這裏我們引帕繡喀大師一段文，說明什麼是正確無誤的佛教正法，讓大家擦亮眼睛，不會上當，而使暇滿人身獲大義利。大師是這樣說：「就像河流的源頭能追溯到雪山，我們所修的法，也應該是沒有錯誤的，可以追溯到教主大師釋迦佛。對沒有根據的法，就是修上一千年也不會生起一點點合格證德，如同攪水求酥一樣。

因此，我們說所修的法應該具備以下三個特徵：

- 一、必須是大師釋迦佛所說。
  - 二、中間是否攙入邪法的垢染，要經班智達們辯論抉擇，必須清除垢染。
  - 三、必須是諸成就自在者作聞思修，在心中生起證德後漸次傳來者。
- 如果所修之法，具有以上這三個特徵，就是標準的」。

「正如三界法王大祖師所說：暇身勝過如意寶，唯有今生始獲得，難得易失如空電，思已則覺世間事。縱勞無益如揚糠，故應晝夜取堅實，至尊恩師如是修，欲解脫者如是行。」

這二段文，充分說明了暇滿人身的難得和可貴，應利用來精進修習道之心要，而所修之法如何簡別真偽優劣，又必須依照帕繡喀大師所列的三個特徵去尋求。摩尼寶能使我們得到現世的快樂，衣食寶飾等物質享受都能滿願，但即使連我們後世不墮惡趣這件事，也無法辦到。我們如果利用這個暇滿的人身，親近佛法去修行，則完全能做到下世不入惡趣，甚至可以生天、解脫，乃至成佛。反之，若不修行，白白浪費，虛度此寶貴一生的話，那麼比失去幾億財產，無數摩尼寶珠，不知還要

可惜得多少倍了。寂天菩薩曾說：「既得此閑暇，我若不修善，自欺莫勝此，亦無過此愚。」一定要警惕，不要太愚癡了。總結的說，我們一定要利用這個暇滿人身努力學修佛法，而且要求學修合乎上列三個特徵真正的佛法，依照聞思修、戒定慧，有次第而又如法地去學修。

有的人說，成佛要無分別智，佛是證得無戲論無分別智。我們用聞思修是有分別的智，既然因是有分別的，得的果也一定是有分別的，因果如法爾如是。那麼，我們非得無分別智果的話，因上也就不要分別。於一切法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一切都不要想。這樣修，空空洞洞，不動念頭，就會成佛。

這個話，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，倒底是不是這樣呢？依他所說，你們去學教、聽法，都是有分別心，用有分別心來修證佛法的無分別智，那是因果不符的。他的意思是不要去聽經，不要去學教，就是什麼都不要去分別，把腦筋停下來。不過心裏存個「不要分別」的念頭，也是一種分別，「不要想」也是一種分別；那麼一切都不分別，最好就是休克了，因為休克之後，腦筋什麼分別都不動了，睡覺有時還會做夢，休克最好。要修行就休克好了，用電一摩，休克了，這就是修行——入定，

將來會成佛。有沒有這樣的事？這完全是荒謬絕頂，決不可能的事情。不動腦筋，生存着的人，總是要動腦筋的。你說無分別，凡夫不想這個，就想那個，想一個無分別，也是一個分別。活著的人除了休克之外，不分別是不可能的。當無分別智得到的時候，那當然可以的了，一切法的空性，沒有一切分別，這個怎麼得到，慢慢再說。

他說要無分別，但人的思想，分別力量是很強的。分別力量少一點的是貓、狗，它們的思想比較簡單，分別比人類少，那麼貓狗要比人先成佛嗎？是不是這個意思呢？那簡直是顛倒胡亂說法了。貓狗都是畜生，是三惡道之一，在八難中，學修都不可能，何能成佛呢？把人道貶得低低的，把希有難得的暇滿人身，比得不如一條狗，不如一隻貓，為什麼，分別心太大！這纔真所謂豈有此理，我們千萬不要聽信這種謬論。

這裏，昂旺堪布說得好，他說：聞思修都是分別，所以也不要看，也不要聽，不要聞思，修不着意，修睡眠。這個睡眠，不是做夢的意思，是昏沈的睡眠。睡，什麼都不知道的睡，空空洞洞的。什麼叫止？什麼叫觀？什麼叫定？什麼叫慧？什

麼四禪八定，什麼都不知道，就這樣入定了，就是睡著了。這個樣子修啥東西呢？這樣子修行的話，充其量最高的成就，也不過是無想定。外道的無想定就是什麼也不想了，但是他們還得用止，而且要得到第四禪纔能修。

如果一開始，什麼都不着意，根本得不到禪定，所以無想定也無法得到。那麼差一點呢，墮畜生道去了。因為什麼不思惟，是愚癡嘛，畜生就是愚癡的，三惡道中，愚癡就是畜生道。貪瞋癡三，貪入餓鬼，瞋入地獄，你還想修癡，大家說癡，一點也不好，你還修癡？凡夫本來已經夠愚癡的了，如果還想要更癡，那麼即使修的果成就了，就成就了畜生。滿你的願嘛！當個畜生，那就很癡了，分別力都很小。這種講無分別是不對的！

我們且說無分別智，該怎麼生出來的，我們以有分別的心，緣佛所說的教理，如《圓覺經》中云：「譬如鑽火，兩木相因，火出木盡，灰飛煙滅，以幻修幻，亦復如是。」古代沒有火柴，要靠摩擦擦出火。譬如兩根木棒，互相摩擦，當摩擦到一定的溫度，火生起來了；火既生起，把兩根木棒都燒掉了。這個譬喻，就是說要用有分別（如幻）的智慧，去緣有分別（如幻）的教理，等到起了煖，入了定之後，

就像摩擦生火，智慧的火摩出來後，就可以把能所分別都燒掉，能所分別都去掉了，無分別智也就是這樣出來了。同時一切法空的道理也就證到了。

唯識中說得更明顯：如《攝大乘論》云：「諸菩薩因緣，有言聞熏習，是無分別智，及如理作意。謂此智因，由他音正聞熏習，此熏習為因，意言如理作意，無分別智，因此而生。」這是說無分別生起之因，由聽聞具德師父所說正法，由聞熏習為因所生如理作意，無分別智，從此而生。無分別智，要靠有分別的心，去聽聞正法，熏習在心裏的聞熏習，及從聞熏習所起的如理作意，因如理作意而聞熏習展轉增勝，使阿賴耶識中的雜染分漸減，無分別智，纔得出現。為什麼叫無分別呢？因為無分別智所緣的境，就是法性真如，這是離言說，離一切戲論分別的，而不是斷滅。無分別智緣真如法性時，行相也同樣是離一切分別的。所謂「菩薩行相，於所緣中所現無相，謂即此智，於真如中平等平等，生起無異無相之相以為行相。」不但如是，而且在緣真如時，能緣所緣合而為一，離能所的分別，如論云「與所取境，無差別轉，平等平等，名無分別。此暫不住所取能取二種性中。」

這就是說，要得無分別，要從有分別下手，這是一個微妙的邏輯，是辯證的。

不是形而上學，死板板的，一定要無分別的因，纔能得無分別的果，不是這樣的！般若的智慧，照空了一切戲論虛妄分別，而見到一切法的法性，這叫無分別智，絕對不是睡眠，更不是休克。在戲論分別未被空性智慧照破之前，眾生的心，不會有無分別的，最多是分別有大小罷了。所以說要用無分別的心去修，凡夫是根本不能的；說不要分別，這句話，或起這個概念，本身就是一種分別。

### 初十開示

昨天，我們講了聞思修的一些問題，對有些人不要聞思修，主張不要分別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空空洞洞，明明朗朗，就可以成就，開悟，指出了它的錯誤。類似這種謬見，《論》裏也批判。如論云：「又諸分別，是有相執，於正等覺，為障礙故。此乃未達修行扼要，極大亂說。《莊嚴經論》云：此依先聞，如理作意，起修正作意，真義境智生。此說從其思所成慧，如理作意所聞諸義，真義現觀，乃得生

起。故所應修者，須先從他聞，由他力故，而發定解。次乃自以聖教正理，如理思惟所聞諸義，由自力故，而得決定。如是若由聞思決定，遠離疑惑，數數串習，是名為修。……復如聞所成慧，以聞為先；思所成慧，以思為先；如是修所成慧，亦應以修為先，以其修慧從修成故。若如是者，則修所成慧前行之修，即是修習思所成慧所決定義，故說修慧從思慧生。以是若有幾許多聞，亦有爾多從此成慧。此慧幾多，其思亦多。思惟多故，從思成慧，亦當不虧。如思慧多，則多修行；修行多故，則有眾多滅除過失、引德道理。故諸經論皆說於修，聞思最要。一所以說，真正的開悟，一定要從聽聞正法而來，開悟的種子，就是般若的種子。我們聽聞了般若的殊勝了義經典，就把這金剛種子種下八識田中，經過思惟，再經過定中薰修，從有漏的慧，激發產生了無漏慧，般若從種子變成現行慧，這就是開悟了。

我們現在根據《俱舍論》所講的，把無漏智慧如何產生的因緣簡單地說明一下。《俱舍論》所說，聞思修三慧都是有漏的。我們聽聞正法，佛說的正法當然是無漏的。但是名句文身是有漏的，也就是說落入我們意識內的文字、思想、概念，卻是有漏的。從聽聞佛法產生的智慧叫聞所成慧，也就是說由聽聞正法而得到的智慧，簡曰聞慧。這是表面的認識，佛說的話，我知道了，甚至記住了，但與自己思想行

動，沒有什麼關係。

為什麼這樣說是正確的，說了我們如何落入思想行動，跟事實如何配合，這還需要我們內心去深入探討。要通過思惟，以佛說的各種各樣經教——聖教量，應用因明三支比量，和現量，來成立這個道理的正確性。既然勝解了它的正確性，就應該淨化自己思想行動，使與這個真理一致起來。這一定要依靠我們如理思惟纔能得到的。通過思惟而得到的智慧叫思所成慧，或簡稱思慧。思慧比聞慧要深刻一層，而且已經聯係到自己思想行動的淨化了。但是思慧畢竟還是在散心中，尚未入定，所以力量不夠強大。散心的力量是比較小的。如水力發電，整個河流的水，散亂流動的時候，它雖然也有沖擊力，但是用這個力量去發電，是遠遠不夠的。要把河水歸納到，從一個小的口徑射出去。那麼，從那個水口裏潰射出來的急流，力量就增高到非常大，足夠發電了。

我們修行也是一樣的，在心散亂的時候，我們的思想能力是極薄弱的，不夠起作用的。然而當修行入了定的時候，心專一了，心的力量就會產生無比的功能，一切神通、智慧，都是從禪定中纔能產生出來的。我們經過如理思惟，把所聞的正法，

深刻地用各種各樣的推論、比量、現量，及跟經教聖教量，核對，最後承認這個道理是絕對正確、合理的，同時又把這正法，與自己身口，及外面的環境結合起來，深入思惟，使我們的身心也向着所聽聞的正法，靠近起來，淨化自己。譬如說，本來身心是貪的，貪心很重，聽了佛說的那些教典，知道貪心的過患，是生死流轉痛苦的根源，決心要把它滅下去，修習佛所說的不淨觀、白骨觀等，這是智慧，已經比聞慧深入一層了。但是還是屬於散心，不能斷貪煩惱，甚至也不一定壓得住。

要思惟觀察這個道理，通過九住心，至奢摩他入定以後，這個智慧，就固定了，力量強大，鞏固不可動搖，能摧伏貪心煩惱了。這個時候，智慧又昇高一步，稱修所成慧，或簡稱修慧。這個智慧力量產生之後，還是有漏的，不能斷煩惱。但在這個有漏修慧產生以後，會來一個「剎那」，這個出現後隨即爆發出一種無漏的智慧，這個無漏慧，就要靠聞所成慧，轉成思所成慧，再入定轉入修所成慧，然後「剎那」再把它昇華上去成無漏慧。

從無始以來，我們一直是凡夫，流轉受苦，我們思想都是有漏的，就是說有煩惱的，而且是煩惱隨增的。而修行入定，把修所成慧修成就了之後，再往上進，就

會有一個「剎那」。這個剎那，突然地來一個質變，把無始以來的有漏心隔斷了，中間產生了無漏慧了。當我們第一次產生無漏的智慧，也就是般若的智慧，我們現在產生了，這個就是開悟了，也就是所謂見道了。

我們見道，是要有無漏的智慧，纔能見道；有漏的智慧是見不了道的。這個無漏的智慧產生以後，我們就從凡夫的地位進入聖者的行列了，見道以上的，就都是聖者了。見道之前有加行道，加行道前有資糧道，在資糧道的時候有三個階段，五停心、別相念住、總相念住；在加行道的时候，有四個階段：煖、頂、忍、勝，資加二道共七位，稱七賢位。凡夫從進入資糧道和加行道的賢位，再從加行道的賢位，進入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的聖位，從見道起都是聖位了。中間有那麼多的變化，而這些變化，最開始是從親近具德師父，聽聞正法而來的，如果沒有開始聽聞正法的話，後面一系列的變化是無從產生的。

所以，我們開始之時，如認為聽聞正法，用智慧去聽聞抉擇是分別心，而不要去追求聽聞，要無分別住，那麼我們以後的開悟呢，是沒有希望的。昨天也講了六祖大師，大字一個不識，但是他開悟的境界卻特別高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我們說這

要從三世來看，這輩子雖然他生長在南方比較偏僻的地方，未有開發，文化不高之處，所以文字是不識的，但是他卻在聽別人念《金剛經》而開了大悟，原因是在宿世，累生累劫積聚了無數的般若智慧資糧，已經達到快將成熟的境界，祇差一點點了，我們用過去現成的比喻說，「畫龍點睛」，一條龍已經全身都畫成了，就差一雙眼睛還沒有點上去，他這麼把眼睛一點上的話，龍就騰空飛行了！同樣，六祖大師前一輩子就祇差這麼一點點，這輩子把這一點補上就行了。所以他一聞就開悟了。

我們呢，以前的資糧，積聚了沒有？最多說積聚了一點點，遠遠沒有聚夠；昨天不是有些人來求法麼？我們傳了個「皈依居士日修略法」，「皈依居士日修略法」是幹什麼的呢？就是積聚資糧的。資糧裏面分二種，一是福德資糧，二是智慧資糧，其中的智慧資糧，就是我們開悟的根子。智慧的資糧沒有，你開悟的本錢也沒有，怎麼開悟呢？等於說做生意的人，連吃飯的錢還成問題，做生意的本錢一個也沒得，你想發財，從何發起呢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。所以說，我們要開悟，一定要從聽聞下手；如果不聽聞正法的話，想開悟，就坐上億劫也是徒然的。佛世外道有得了甚深禪定的，但他們不知正法，所以始終出不了輪迴。

修行要踏實下功夫，無法投機取巧，要得果，必須從因上努力去求。儒家有個譬喻「守株待兔」，一隻兔子，它跑得太快了，不小心跟前面的一株樹相碰，撞死了，就倒在樹下。一個很笨的人，看到樹下一隻撞死的兔子，他想，這個兔子跑到樹下來碰死了，我可以等在樹下，安安逸逸地，等其它兔子來碰撞，我就將不費力地得到很多的兔子，把兔子賣掉，可以賺一筆錢，他就這樣守在樹下老等。大家看，這個人不是愚癡透頂了麼？兔子撞死在樹下，是這祇兔子太粗心或有其它原因導致的，僅是偶而發生的一個機會，他卻想個個兔子都那麼傻，等候在樹下，待着兔子們一個個來撞，把它們撿去賣，這樣的機會有沒有呢？祇可以說是絕無而僅有。因為這兔子跑的時候，不留心跟樹碰到，顯然，當時樹下旁邊沒有人或其它猛獸在麼！如果樹下有人或其它猛獸在，它遠遠看到早就回頭跑掉了，怎麼還會撞樹呢？你守在樹下，它會跑向樹來麼？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這個譬喻是譬說這是極愚癡不可得的事情。

同樣，不聽聞正法，想成就，想開悟，也僅僅是一種天真的妄想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從聽聞正法下手，然後經思、修次第而行。這個道理，不但是佛經上都這麼說，一切的大論，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阿毗達磨集論》、《現

《觀莊嚴論》、《大乘莊嚴經論》等等，也都是這麼說的，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，誰也否定不了的。我們看到《俱舍論》裏面有一句話——這個可能學過《俱舍》的人都知道——原文是：「將趣見諦道，應住戒勤修，聞思修所成，謂名俱義境。」這是說，假使你修加行道完畢，要進入見道，快要開悟了，你想開悟、見道證入法性諦理的話，那你該怎麼修而趣入呢？那就必定要先安住淨戒，依次第勤修聞思修，先聽聞正法，次如理思惟，再入定觀察。這裏又提出了一個必要條件，「先要安住淨戒」，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要見道，要開悟，絕對離不開清淨的持戒。有些人對開悟（見道）必须要有定、慧是認可的，要清淨持戒，卻不太理解，看不出持戒與開悟有什麼直接的聯係，所以順便講一下持戒的重要性。

《華嚴經》偈言：「戒是無上菩提本，應當具足持淨戒，若能堅持於禁戒，則是如來所贊嘆。」《涅槃經》亦云：「欲見佛性證大涅槃，必須深心修持淨戒，若持是經而毀淨戒，是魔眷屬，非我弟子，我亦不聽受持是經。」《毘婆沙》云：「具足戒者，戒言尸羅，亦言行也，亦云守信，亦名為器。」「能善護故言守信也。能至涅槃城故言行也。功德所依名器也。尊者瞿沙說曰，不破義是尸羅義，如人不破足能有所至，行者不破尸羅故能至涅槃。」從上面列舉的經論中，很明顯地指出，

欲證菩提涅槃勝果，是離不開清淨持戒的。開悟必需要有定慧，大家公認，但經云「依因此戒，得有定慧」。質言之，若沒有清淨持戒，則定慧不生，何從而得開悟見道呢？

有人卻認為，持戒是執著，他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；好的不要去執著，壞的也不要執著，你持戒是一種執著。我呢，既不持戒，又不犯戒，最好。」那麼，試問你既然不「執著持戒」，不去學戒，你怎麼知道自己犯不犯戒？我們說，居士五條戒，怎樣是犯了根本的，怎樣不算犯的，學過《南山律在家備覽》就知道有些地方是很微細的。出家的二百五十條、三百四十八條戒是更微細了。你說你不執著，啥也不知道，而能也不犯，也不持，怎麼可能呢？這真正要做到，要持戒精嚴，極純熟後，無功用任運能持，如見道後，五戒任運不會犯，因為已有證的功能，親證到戒的功德（四證淨）他的心跟戒已經合二為一了，那當然不會犯了。這功德祇有聖者纔能；但是凡夫，戒是戒，你是你，心裏滿腹煩惱習氣，與戒全不相應，如果不持戒，不學戒，自己犯了多少還不知道。自己認為沒有犯，實際上很多戒都犯到了，甚至很嚴重的，那怎麼能行？見道開悟的希望是絕對沒有的。回顧上面所引經論，犯戒的人想見道開悟，證空性，是不可能的！

我記得，以前有過一位，人很好，善良忠實，但碰上了違緣，與他一位朋友犯了根本罪，他初不知道是根本，知道後很後悔，我們就勸他好好的懺悔。根本戒在別解脫戒裏面，對首懺是懺不了的，是不通懺悔的。但是佛陀的慈悲，還有見相懺能懺，就是說，可以修一種懺悔法，就象昨天我們傳授的金剛薩埵懺悔法、大禮拜等等，這些都是懺悔法中最有效的方法。如果把這個法修了之後，修到一定的數量，就會見到瑞相：在定中夢中見到佛放光，撫摸自己頭頂，見到自己吐黑色的髒東西，或是看到自己在清泉水里沐浴，把身上的髒垢都洗掉了，或是見到自己昇入佛殿，親近三寶等，這些就是罪障清淨的瑞相了。這些瑞相也不是偶現一次，就算罪障清淨，要多次顯現之後，那就是說明所懺的這個罪清淨了。這樣做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，要在定中、夢中見到這些瑞相，而且不止一次，而是多次的見到，這並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，什麼時候能見到，不知道。緣起法嘛，一定要罪障清淨了，自然能多次見到。

但是，我們切不要刻意去求見瑞相，主要的重點是抓好這個懺悔法，痛悔往昔，未來誓不再造的專誠一心地懺，那麼，如前所說因緣夠了，這個瑞相就會呈現。決

不能單從相上去求，否則，魔就會來擾亂。魔也有通力麼，他給你托個好夢，甚至化現出佛的相好，放光照你一下，你就以為罪業清淨了，也不再不去誠意懺悔了，那就上當了！所以，我們懺悔的時候，要從因上求。

我經常說這個話，佛法是緣起論者，要求得到什麼果，要從因上去求，祇要因緣具足，兜夠了，果決定會來，不能從果上求的。譬如說那天我們講的比喻：你要吃飯，不能就飯上來求，飯在哪里？飯要從米裏燒煮出來的，你要吃飯的話，先要找米、找水、找鍋，找灶，找火柴，還要找燃灶的柴，或者是炭，或者用電灶、電爐。這些因緣條件夠了，把它如法的按次第配合起來，把米淘好，鍋里放好，加一定的水，火點上，煮半個多小時，果就出現了，飯就燒好了，很簡單，家庭婦女都知道。但如果鍋不要，水也不要，米也不要，木柴也不要，引火的火柴也不要，或電灶電不要，乃至至少一個環節，那你說我要吃飯，飯從何來？沒有辦法的。不錯，舊社會乞丐是要飯的，但也是人家燒好了的纔要得到。因緣條件夠了，自然果就會來，單是從果上求，而不從因上求的話，果是見不到的。懺悔也是一樣的，如果一天到晚想著，做個夢，夢見佛放光照我了，自己在清淨水里沐浴了，髒東西從口里吐出來了等等，這樣想的話，有時會適得其反，但即使夢到了，也是魔加持，不是

真的罪障清淨的瑞相。

再說一遍，真正的清淨瑞相，一定要從因上求，就是把懺悔法，依四力門好好地修。自己要發願，過去犯的錯誤，現在痛切追悔，現在不幹了，以後再也不幹了，哪怕是犧牲生命，逼著你幹都不幹了，親近三寶、菩提心，猛利的把懺悔法努力好好修。這樣因緣夠了之後，自然好相會現，罪也會消失；然不能從果上去求。

這個道理，在我們佛教里到處都是一樣的。若要成佛，從成佛的因緣上去求；若要見道，從見道的因緣上去求。見道的因緣，上面引的《俱舍頌》已說了，即是說，要住戒，清淨持戒；還要修聞思修三種智慧，這樣，就會見道。就是前面說的：以清淨持戒為基礎，在這個基礎上，親近具德師父，聽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然後定中去觀察薰修，最後，一剎那的無漏慧出現了，見道了！這些都是說見道的因緣，把因緣具足修好了，見道自然會來。若因緣不具（不夠），戒也不持，具德師父也沒有，法也不聞，也不思惟，單就是呆呆的修定，真不知從何修起。那麼，不要說得不到定，若謂得定，必是鬼神加持的邪定，連外道的無想定也難得到。

外道的無想定，就是一切都不要想。外道也知道，我們眾生的煩惱很重，動輒就要起惡念，做壞事，受苦報。他們也想息苦，他們想的方法，是把心息下來，不要動，心不動的話，煩惱也就不起，壞事也不會做了，認為這樣，就可以離苦得涅槃。他們以這樣的方式去修，結果得到無想定。這個無想定也不低，依第四禪纔能修起，也要依師學習纔行，它的果報，就是說修得無想定後，來世能生到四禪天里的一個天（廣果天）里，叫無想天。但是，修得無想定的效果是什麼呢？僅僅是自己的心（第六意識）暫時滅下去了，不動了。等於說一個人沒有思想了；沒有思想，當然壞的念頭不會起，壞事也不會做了，就這樣子呆呆地呆在那里，但好的念頭也同樣起不來了。這樣的人，死掉以後，就生到無想天去，無想天里壽命有五百大劫，時間很長，中間不起壞念，好像享受定中一些清淨。但是自己沒有心識思想，時間再長，也不感覺。五百大劫完了之後，以前心識被定力鎮住像石頭壓了一樣，壓了五百大劫，五百大劫過了，定力消失了，心識活動能力又恢復增長起來了。但這次的增長，却因為心識不動，壓得太久了，就像刀久不磨而變鈍一樣，心也變得愚癡了。智慧是靠動腦筋磨練出來的，不動腦筋就會退化成愚癡，愚癡的果報，大家知道，是感畜生道。所以，無想天下來的，一般都入畜生道。若是過去做過其它壞事，還會生餓鬼、地獄道去受苦。這是外道修的定，不足取，它不能真正解決起

惑造業受苦輪迴生死的問題。要出輪迴、了生死乃至成佛度眾生，是一定要靠般若智慧的。

有了智慧，才能夠滅除無明。我們所以不能看到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，就是無明把我們障住了。修行，兩個目的：一是見到補特伽羅無我，人無我；一是見到一切法都沒有自性，法無我。一切法與補特伽羅本來都是沒有自性的，但是我們沒有般若智慧，憑我們錯誤的認識，就認為世界上有自己這麼一個有情，還有無數的有情；有無量多的法，認為它們實實在在是存在着的，是有自性的。那麼，我們如果不願受騙，就要以智慧把執著的境界打破它，針鋒相對，看透它那所執著的這些東西，都是自性空的，是沒有實在自體的，而是一種幻覺或錯覺。這樣，我們就可以悟到人無我與法無我。所以說，要真實認識一切法的話，完全是離不開智慧的。大般若，依世間譬喻來說，是佛的母親，佛所以能成佛，全靠有了般若的智慧，有般若的智慧做母親，才有佛生出來；如果沒有智慧的母親的話，佛也就無從出生了。所以，我們佛教徹頭徹尾的是要有智慧的。我們昨天傳的《皈依居士日修略法》，裏面就有智慧資糧。這個智慧資糧得到了，圓滿了，再加上福氣——福德資糧也圓滿了，那麼就為二足尊——佛了。換句話說，成佛必須積集福德智慧資糧，等到兩

個都具足了，這個樣子的，就稱爲二足尊。佛是大覺，圓滿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無上正等正覺。覺，就是智慧的作用，沒有智慧，也就談不上成佛了。所以說，僅僅把思想壓住，不給它動。這不但證不到無上正等正覺，甚至還要「證到愚癡」。這樣把我們固有的、已經有的、少得可憐的有漏智慧都壓下去了，這個不要說成佛了，開悟了，乃至連生善道都很危險。無想天下來的衆生，一般都是生惡道。所以，我們真正的要修行用功上路，一定要從聞思修下手。

《論》裏面引了《阿含經》裏一首偈。有的人聽到《阿含經》馬上眉頭皺了起來：唉！小乘經！我們是學大乘的，《阿含經》是不能看的，不要！這點，我們也已經解釋過了。《阿含經》是根本教，譬喻說是小學。如果有人小學嫌低，不進去念，那麼他如何能進入中學，乃至大學博士生呢？（實際上《阿含經》是甚深的，而且含蘊一切的。）大小乘的分別，我們再點明一下：大小乘的分別，不在法上，而是在心上分別的。如果發的心是自利爲主，只求自度的自了漢，那麼任修何法，那怕是修《般若經》，其所得到的果就必定是聲聞果或緣覺果。如果發的是度盡一切衆生的菩提心，那麼任修何法，哪怕是五戒十善，最後得到的果決定還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因爲五戒十善是一切善法的基礎，沒有它，如建屋沒有建地基，高

樓大廈是蓋不上去的；同樣，沒有五戒十善的基礎，成佛功德也建不上去的。

所以言歸正傳，我們從戒定慧下手，經過聞思修，這是真正學修的正道。那麼，我們才說的《論》所引的《阿含經》裏面怎麼說呢？經說：「多聞知諸法，多聞能遮惡，多聞捨無義，多聞證涅槃。」多聞，就是說要聽聞正法，不但要聞，而且要多多的聽聞。多聞有什麼好處呢？

第一，「多聞知諸法」。一切法，本來我們不知道，因為聽聞正法，多多的聽聞，能記住能深入，很多的事情都會知道。我們這居士林裏有一個學習《俱舍》的小組，他們學得已經快圓滿了，他們對我的反映是：「學過《俱舍》之後，懂得了非常多的佛法，以前糊裏糊塗，現在感到佛法是這麼一回大事，很清楚的知道了。」這就是經上說的「多聞知諸法」。

談到《俱舍論》，很多人感覺頭痛，裏面講法相很微細，又不好記，把心都絞痛了；有的人就乾脆不要學了，眼睛一閉，修定了，似乎很安逸。我們說，修定能令心趨一境，但單修止不能知諸法。法，必須要從佛陀親口或等流傳承下來所說，

聽聞以後，才能知道。凡夫自己又不是佛，若不聽聞，何從能得到佛說的正法呢？不聽聞正法，這個正法又怎麼會知道呢？不錯，也有人在山洞中住了一段時間，甚至幾天，就會滔滔不絕地說出許多。不過所說的不是正法，而是鬼神附體，所說的當然是鬼法而不是正法了。這種人是不少的，講寺也曾有一位「知識分子」來過，但很可惜！他已被鬼神迷惑住，無力自拔，無法趣入佛門，最後還是帶着邪見走了。所以說，正法一定要通過聽聞才能有。《阿含經》偈中，第一個，「多聞知諸法」。很多的法（正法）一定要通過聽聞，尤其是多聞，之後才能知道。

第二，「多聞能遮惡」。通過多聞之後，才能知道、簡別什麼事是壞的，什麼是善的。善的要多做，壞的惡的就要遮止。我們經常聽到人們這麼說：「一切宗教都好，都是教人做好事，不要做壞事。」這個話，有的人麼，認為：很對！宗教都好。所以社會上有「三教一家」，「五教聖人」一類的，就出來了。中國過去就有把三教——儒教、道教、佛教合在一起，成爲一個，說是一家的；近代更有把五大宗教合起來，自詡五教聖人，說這五種宗教都好，體系也是一致的。這樣的人，把完全不同體系的學說，竟以主觀努力，強爲調和，混爲一談，真可以說是糊塗透頂了的。說到底，這種人除了在名詞上找到某些似乎相似之處外，可以說三教、五教、

那一教都沒有搞清楚。到底什麼叫佛教，更是認識不清了。

佛陀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假使說儒教、道教也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的話，一佛世界，一佛教化已足，釋迦牟尼佛就沒有必要再出現於世了。儒、道二教，也應一教已足，不必二教同時教化了。已經有了正法了嘛！大家照這個法去修就可以了。正因爲，無論道家、儒家，都沒有般若的智慧，不能出離生死，它們都是世間法，有漏的，流轉生死的。他們根本不知道一切法自性空，生死流轉也是執著才有，而本性是空，所以世間能出離、生死可還滅。依他們的方法，那再怎麼去修，仍舊在三界裏面打滾，且莫說三界，祇好說，僅在欲界裏打滾，還得要受很多的苦，連色界無色界還沒法去呢！三界裏面欲界最苦，欲界裏面天人善趣的時間短，惡趣的時間極長，那麼生在裏面流轉，苦是受不完的多。所以，慈父佛陀，悲愍衆生，出現於世，轉大法輪，就是教我們徹底離苦，怎麼能說是一樣的呢？完全是各不相同的！若堅執一樣，試問學道教的，有哪一個證了阿羅漢果的？更不要說成佛了。老子證了阿羅漢果沒有？沒有！莊子證了沒有？也沒有！道家的祖師老前輩都沒有證，後來的怎麼會超過他們的前輩祖師呢？阿羅漢尚且都證不到，成佛更談何容易！

我們再舉一個歷史公案，在東漢時，漢明帝夢見金人，長大、頂有光明，以問臣僚，奏曰：「西方有神，名之曰佛，其形高大，長丈六尺，而黃金色。」帝於是遣蔡愔等往天竺，問佛道法，迎請高僧……結果請來了二位高僧，迦葉摩騰和竺法蘭，並帶來了佛經，這是歷史上佛法第一次進入中國。但我們中國一向是崇尚道教，那道教就不服氣，他們說，你們請了印度的高僧來了，但我們的道，比他們的高，要求比法。兩位尊者亦不害怕，對漢明帝說，他們要比就比好了，於是築了兩個高壇，這一邊，把佛經疊起來，整整齊齊的擺好。那一邊，道家的書也擺在一起。然後當場試經，用火來燒。先燒佛經，兩位尊者有神通，佛經一點也燒不掉。次後燒道籍，儘管道士們畫符念詞，道家的書還是燒起了，最後燒完了，燒成灰了，沒見了！老道沒有辦法，頂不住了，祇好認輸。佛教就這樣開始，在中國興起來了。如果道教的經跟佛教一樣的，可以成佛的話，它怎麼燒得掉呢？道士修了也該得神通嘛！他的書也該燒不掉！但是，事實上是燒掉了。這就是說佛教、道教高低絕對不是同一的。

儒教更不同，它不講出世修行，祇是世間教育一類的，它提倡忠孝，講仁義道

德。教世間行善，是對的，但是它每逢過年祭祀祖先，就要殺掉活的畜生來祭，所謂三牲，殺牛、羊、豬三種畜生，殺了祭祖，這是說皇帝太廟裏祭祖，每個皇帝每年都這麼祭，這個他們認為極好，孝嘛！是實行孝道。但是從佛教的眼光看，殺生，好不好呢？把活活的生命殺掉祭祖，是給他們祖先增福，還是累害了他們呢？爲了他們殺生，他們就背上了殺生的罪。固然，是子孫殺，殺者有罪；但是爲了他們祖先而殺，累使他們祖先也背上了罪，兩方面都要墮落受苦，這是孝敬父母、報父母恩嗎？他們沒有三世業報智力（佛陀十力之一），癡，不懂！

如果平心靜氣，不帶絲毫偏見地去把五大宗教的教義，一一深透的去研究一番，不難看出，最精深博大、慈悲平等，而且和科學最符合的祇有佛教了。所以說三教合一、五教一家，這些理論實在是荒謬透頂的。弄到後來，什麼一貫道、法輪功等非儒非釋非道的東西都跑出來了，這些都是害人非淺的邪門外道。所以，我們如果真正的想遮止一切惡業，修集一切善法，祇有從佛教裏面去探討，纔能得出正確的結論。佛教對善惡的標準是絕對客觀（科學）的，它絕不是從教主的主觀願望出發，而來決定孰善孰惡的標準的。佛教裏面講什麼是善呢？做了這個事情，依客觀上的因果——或者說依據宇宙的自然法則，能夠感受到樂報的，那就是善法；如果做了

那種事情，客觀的規律，將來要感受苦報的，那就是惡法。這樣，不是根據人們的主觀意志所決定，而是根據客觀自然發展的規律來決定的，那應該說是最正確的真理了。這個真理祇有智德圓滿的佛陀纔能說得出來。

我們凡夫的眼光，目光短淺，看不到那麼遠，那麼細，過去、未來的不知道，現在的也祇能看到五官所能認識的這一點點。眼睛看到的光波祇能是從紫外線到紅外線中間那一段，紫外線以外，紅外線以外的就看不到了；耳朵聽得到的聲波也祇有一段頻率的聲波，再高的，再低的都沒法聽到了。那麼，我們所接觸的，眼耳鼻舌身所接觸的外境，都是有限的，還有很多的，就沒法去認識了。因此反映到我們的思想範疇，也是有限的，我們的考慮能力因此也受到限制，再加上我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執著，認為一切法是實在有的。一切法本來沒有自性，依緣起而顯現，而凡夫總是執著以為它是有自性的，於是哲學上多元論、一元論、唯心論、唯物論、有神論、無神論、泛神論等等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這個執著，是一付帶歪曲性的有色眼鏡，我們從這付眼鏡來觀察世界，結論都是歪曲的，都是帶着變掉原色的。所以，我們凡夫的智慧來觀察世界，永遠是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的，祇能夠近似或者說靠近客觀真理，可以靠近一點，就很好了，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。但也不是

不可知論，由戒生定，從禪定中生起般若智慧，照破實執無明，以真現量觀察，是可以知其真相的。

我以前（一九八七年左右）在昭覺寺的時候，就遇到一些氣功師，他們企圖借科學理論為標籤來證明氣功的真實性，由此而把氣功納入科學中去，他們是假科學家。他們就這樣吹噓了：說科學家再研究發下去，到了某一個特定的時候，研究科學（——實即是暗指鍛煉氣功）也可以成佛，佛教的三藏十二部不需要了。這種徹底荒謬，毫無客觀依據，全部是主觀主義的所謂「理論」，我們認為是太幼稚可笑了。不錯，科學的目的，是探討宇宙的真理；觀察研究各種客觀存在的運化規律，當研究到所有的規律，而且能運用自在的時候，不是與成佛所悟的相同了嗎？但是，正如前面所說，科學的依據，就是用五官觀察客觀的事實，從中研究發現其中的規律性，而我們用來觀察的儀器（五官），我們的眼睛、耳朵等，都有局限性，所以所觀察的東西不會絕對正確的，最多是近乎正確，不可能全部正確。此外，由於業報的不同，同一河流，人類見的是水，餓鬼見的是膿血，天人見的卻是琉璃，這又是一種局限性，人祇能從水的方面去觀察研究，根本沒法從膿血或琉璃方面去探討。象這樣探討下去，要掌握宇宙所有規律，想成佛，恐怕是沒有辦法的。

再一個，科學家研究客觀的一些規律，全是物質性的，固然，心理學家也探討精神，但僅是人類的精神，而且精神與物質的關係，所知太少；若以佛教的高度來看，可以說等於零。一切科學家都不知道煩惱造業感果的這一系列精神變物質的過程，所以儘管科學的任務，也說是消滅人類的痛苦，而從來沒有想到要從斷煩惱下手，更不要說如何纔能斷除煩惱、習氣了。而我們在世間上所以受苦，全部是因為起煩惱，造惡業，就感到了現實這個身心世界的苦果。地獄裏的一切苦具、獄卒，依照《十唯識論》的解釋，都是從煩惱，主要是瞋，造了極重惡業，通過緣起的發展而顯現出來的。如果把善惡，這個絕端重要的因素，從客觀真理中排除了，那麼所研究出來的這個真理也是孤立無力的，跟善惡就沒有關係了，那也就是片面的，不正確的了。

所以說，真正要知道什麼是善，要積極去做；什麼是惡，要遮止惡業，凡夫哪裏有這種通達緣起不誤的智慧？祇有從多聞，纔能知道。以借佛的智慧眼光，我們學會了來運用，纔能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法，什麼是惡法。善法應當修起來，惡法一定要遮止，這個知識的來源——多聞，除了多聞，是不行的，無法知道的。

第三，「多聞捨無義」。遮止了惡法以後，那些無益的事情，對修行沒有好處的，雖說不上是惡法，但是浪費時間，妨礙修行。這些也通過多聞，自覺地會捨掉。因為知道這些無義對我們修行，成佛度眾生，有礙無益，所以這就捨掉。「無義所作即時能止息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第四，「多聞證涅槃」。最後，因為多聞，經過思修階段，配合戒定慧，便可以證到一切煩惱苦果完全息滅，善法全部圓滿的最高境界——涅槃，就積極意義上說，就是菩提了。所以菩提涅槃的根子就在多聞，這是經上說的，是佛陀親口說的，所以說是無可諍辯的。歸根結底，修行是必定要從多聞下手。

學過《論》的都知道，我們要修行，道前基礎怎麼辦？先是尋求具德師父，找到了如量的具德師父，就要從意樂、加行二門如理地親近他——親近具德師父。親近具德師父幹什麼？聽聞正法。從具德師父那裏學修，首先要聽聞正法，聽聞正法之後，如理思惟，最後法隨法行。所以我們說，真正的修行下手，從親近具德師父聽聞正法下手。佛在世的時候，佛就是我們的具德師父，最大的具德師父。佛不在世

了，我們就要選擇了，哪些是我們的具德師父，哪些不是具德師父。這個如果搞不清楚，就會上當。如跟了惡知識跑，那就是《論》所說的，把繫鼻子的繩子交給人家，牽起走了。那麼，他給你牽到惡道，你也得去了。講到這裏，我們要插幾句話，因為這個對現代的一些居士，使他們不會上當，也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是很必要的。很多人是不知道，但也有很多人，給他們講過了，他們也知道了，但是還是聽不進去，接受不了；或者雖聽進去了，碰到事情來了，臨時又忘掉了。即使如此，我們還是要說一下：親近具德師父，什麼樣的人可以做我們的具德師父？一般居士說，出家人是我們的師父，都應該恭敬。對的，都應該恭敬；但是都可以跟他學法，對不對？不行！要向他學法的師父，是有嚴格的條件的，必定要在出家人裏面選一個符合條件標準的。一般的師父都跟他學的話，要知道末法時期出家人裏面龍蛇混雜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，甚至魔王波旬還發過願，要在釋迦佛滅度以後，化作比丘，混在僧團中，破壞佛的正法，多麼危險、可怕！所以我們如果選擇的師父不標準，那麼學法修行就成大問題了。

所以，我們把《論》內講的所親近具德師父的標準，這裏也必須要說一下。我們說，找具德師父，佛在世，是佛陀，或者他的大弟子，舍利弗，大目犍連等這些

具德師父。佛不在世了，對於出家師父，我們都要恭敬、禮拜、供養，這是對的。但要親近他學法的，卻應該是有特殊功德的那些僧人。

(一)、要有戒的。而且戒律精嚴的。如果不持戒的，這個就不可靠，他會做不合戒的事，甚至做壞事。戒是一切功德之生源處，沒有戒，一切功德都無從生起，更不要說做壞事了，你跟着他跑了，怎麼能學修上路呢？

(二)、要有定的。戒是基礎，要開無漏智慧，沒有定是不行的。定即是對戒律所說善行惡行，所有該行該止，以親近正念正知，令心調順，心寂靜而住。

(三)、要有智慧。智慧斷煩惱。我們開了智慧，煩惱才能斷得了。沒有智慧，連煩惱都認不到，怎麼去斷呢？所以，戒定慧，這是一套基本的功夫，一定要有，祖師依囑當派教授的標準，認為成就之德相，是依三學調伏煩惱，此是不共教義。大師認為作為一個具德師父，必須隨順佛教總相，戒定慧三學，自己能調伏自己身心，方能調伏弟子，漸次引導，從下士道乃至進入上士大乘佛道。否則，縱使修風息得到一些神通，或夢見佛等，一分功德，皆不能調伏自心煩惱，沉淪調伏他人。

(四)、多聞。三藏十二部，聽的很多，任舉一事，能貫通無量經的義理。有的具德師父，只通一部經，只讀一部論，好不好？一部經通了，很好！但這部經以外，沒有講到的，他就知道了。假使我們有些問題，不在這部經裏面所述的，去問他，他就沒有辦法回答了。所以說，多聞，能夠通達三藏的最好；能通達大部分的也好；一藏乃至一部也不通，就不好了。

(五)、有甚深通達空性的智慧。至少能通達空性的道理，能夠證到的，證到空性的，當然是最好了。在現在這個時候，證到空性的人是屈指可數的，不會很多。那麼，菩薩示現的，我們就不知道了。從一般的凡夫來說，證空性的，是不會太多的。沒有證到，能通達的也行。最高的空性正見，就是佛所歡喜的：緣起因果，如不誤，同時，它的自性絲毫也沒有，這兩層意義，同時存在，體現在同一個事物上，能夠同時觀出來。這個見有了，能夠通達，也很好，很不錯了，能夠證到，就更好了。

(六)、具德師父的功德，要超過弟子，且能天天增上。如果師父的功德不如

弟子，你親近他幹什麼？他該反過來要親近你了。功德要超過弟子，不但是超過弟子，他自己要天天增上，不斷增長；不是到此為止，我夠了，不用修了，反正我有本錢，我超過你，就夠了。那不行，自己還要進修。

(七)、要善於說法。我們說，說法要對機，什麼弟子，說什麼法，要有善巧。你對這個弟子不善巧說法，他得不到好處。有個公案，是經常提起的：佛陀在世，有二個人出家親近舍利弗學法，學了很久，都得不到好處。後來遇到佛，就問佛，我們修了好多年，在法上一點也沒有進益。佛就問他們，以前在家時幹什麼的。一個說：我是打鐵的。一個說：我是洗衣服的。佛問：那麼你師父舍利弗教你們修什麼呢？打鐵的那個人說：師父教我修不淨觀。洗衣服的那個人說：尊者教我修數息觀。佛說：你們兩個調一調，洗衣服的修不淨觀，打鐵的修數息觀。這樣一調，沒多久，兩個人都證到了阿羅漢果。這個是為什麼呢？打鐵的，慣於一錘一錘地打，數息是：進來，出去；進來，出去……。正好把他在家的習慣用上來，很快就入定了。那個洗衣服的人，洗的衣服，有的很髒的，他把衣服上面的髒回想起來，跟人身上的髒聯係起來，不淨觀也很容易地成就了。這樣，他們兩個都成阿羅漢了。這說明了什麼？對機說法。對那個機，說在點子上，法用起來，很快就成就了，也就是

善巧。如果說錯了，不對機，這個法再好再高，對他就沒起作用，久久不能得益。阿羅漢，尚且會把機搞錯，凡夫更不用說了。那麼，我們要追求的師父呢，最好能夠對機說法，能按照次第說法，不要好高騖遠，看見才進來開始學佛的人，就給他說甚深空性般若，生圓次第，大圓滿，大手印，啊！這個殊勝，你好好地修。他怎麼修呢？比如小孩子才上學，把大學研究生的課程翻給他看，啊！這個殊勝，這個學了將來做專家，這個將來做高級工程師，這個將來可以出國深造……說了半天，把那個孩子弄得莫名其妙。最後，嚎啕大哭一場，就完了，什麼都沒有，那就是不對機。說法要按次第，要對機，這個才是善於說法，這是一個條件。

（八）、悲心。這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說，我們說法也好，做利益眾生的事情也好，搞佛教事業也好，不是為個人的名利，或者權勢地位等等，純粹是出於利益眾生。這個很重要，我們的動機，動機在我們熟悉的《三主要道》裏說：如果動機不純的話，不但是流轉生死，一般為了自己的利益，且是惡趣因，將來到惡道去的。最起碼的動機，出離心，出離惡趣，乃至出離三界；再高一點，菩提心，要度一切眾生。有了這個動機才行，那就是有悲心了。菩提心是最殊勝最圓滿的動機。

(九)、精進。修行要精進，要有勇，勇猛，於利他事不要碰到困難就退了。環境不好的時候，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，我們清涼橋的比丘們，也從寺廟裏給趕出來了。這個時候，就看自己能不能堅持下去。大家都在罵佛教嘛！很多的比丘挨鬥，甚至於鬥死的也不少。這時候，是不是有這個勇氣，還是承諾自己是佛教徒，我是比丘！這個勇氣有沒有？很難囉！但是佛護法冥中的加持，卻也是很大的，他們能幫助我們鼓起勇氣來。

(十)、沒有疲厭。弘法利生的事情，儘量地做，不要說我今天做了五個小時了，該休息了。還有很多的人說：師父，求求你，我還有個問題，想問一問。五小時夠了，你明天再來吧！這個就是，弘法利生的事情，做了一段時間，感到疲勞，厭煩起來了，要休息，不想做了。這個沒有，就是離開疲厭。

總上所說，這十個功德：具戒，定，慧，多聞，通達空性慧，功德增上，善說法，具悲心，精進，沒有疲厭，是具德師父應具的十種功德。前面六種，是成就自利之德相，謂具德師父自身應有之功德，後面四種，是攝受眾生應有之功德，專指利他的。要攝受眾生，利益有情，除了為眾生宣說正確之佛法以外，再也沒有更好

的方式了。如《俱舍》云：「拔眾生出生死泥，謂一切眾生於生死泥，淪沒無救，世尊哀愍，隨授所應正法教手拔濟令出。」亦如《論》云：「諸佛非以水洗罪，非以手除眾生苦，非移自證於餘者，示法性諦令解脫。」

但是，在這末法時期現實的世界上，去找，哪個有十種功德的，找他做師父。我們仔細一看，恐怕一個也難找到！末法時期，五濁惡世，哪有這麼好的師父找得到呢？當然也有，菩薩化現的，我們認不到。那就是《論》也說了，在末法時期，如果這十種功德標準的師父找不到的話，就其次的，一半功德，四分之一，或八分之一。以八分之一為下邊際，即是說至少要有八分之一的功德。但是這個八分之一很抽象，海公上師在拉薩親近的師父，具體地給我們指明了。他說這十個條件裏面，有二個條件是不可少的。第一個是持戒，如果這位師父戒律都不持，那就不能靠他學修，不能親近他。第二個，有悲心，如果這位師父攝受弟子，弘法利生的目的，是為了他自己個人的名利，地位，權勢等等，不是見眾生苦而利益眾生，住持正法的，那麼這個人，也不能親近。反過來，如果這位師父嚴持戒律，有悲愍心，哪怕其餘的八種功德，一個也沒有，只有這兩條，而仍可以親近，至少可以從他學戒，及為眾生利益做些事嘛。但如果說，其餘八種功德全都有，甚至於有神通，善

於說法，精進勇猛，不怕疲厭等等八種都有，但是不持戒，沒有悲心，這個就不行，不能親近；這是海公上師給我們的教導，也是這樣。那麼，簡單的說，這十種功德，裏面不可以少的，就是要有戒律，有悲心，這兩個有了，就可以親近他做為具德師父，其它八種內，能再有幾種當然更好。如果這兩個沒有，哪怕其它八個全都有，不行，還是不行；那麼，標準有了，大家好好去做。

另外，帕繃喀大師也有抉擇的標準，供大家參攷。大師說：「在末法時代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要記住以下要點：所親近的師長應該功大於過；視後世較現世為重，視別人較自己為重。」原則是相同的。「視後世較現世為重」即是持戒，「視別人較自己為重」即是悲心。

但是，我們也有經驗，在某些地方，我們開始弘法的時候，對居士們，把科頌、修行次第等，給他們講了，十個標準給他們說了。但是，一旦外面來了個什麼師長、活佛的、傳說是神通廣大。噢，了不得！就不管他有戒沒有戒，有悲心沒有悲心，祇要神通廣大就馬上湊上去親近了。他們的目的呢，他神通廣大，能保佑我，還是一切從私心、個人利益出發。你沒有神通，再怎麼持戒，怎麼好，對我沒有利；我

就是要有神通的，有了神通之後，我有病，你給我除掉；有什麼災難，給我消掉；我發不了財，家裏窮，你給我發個財，不是很好麼？！但是，神通也不是萬能的，神通能不能救命呢？神通救不了命的。昨天，我們講過了，佛的大弟子目犍連尊者，神通第一，但是他雖現身證了阿羅漢果，最後仍舊由於過去業報的關係，被外道打死。他為什麼會被外道打死？這是有原因的：他過去世的時候，對母親很不孝，在一次衝動中，曾經對他母親說過這樣一句話：「像你這樣的人，該被人家打成肉漿！」以這樣惡毒的話罵他的母親。結果就因為說了這一句話，就很多世被人家打死，最後成了阿羅漢，還是給人家打死。所以說，業果纔是決定性的。我們說句話，事雖小，但對方若是福田、恩田，小的惡會感大的果。母親，是我們世間上最大的恩人，你對她說惡毒的話，結果幾百世受被人打死的惡報，乃至成了阿羅漢，都免不了。所以神通救不了命；是業報決定我們的遭遇，所以我們應當重視業果，從業報上看。祖師一向是反對炫耀神通和奇跡的。

這裏，我們再要附帶說一點：（這個話祇可內部說，對外就不要宣說了。）最近，我們查閱了一篇法語，內容說：我們大般若宗教派，師長不能是在家的。其它的教派，我們不了解，我們說大般若宗教派內，嚴格要求的話，師長決定是比丘；

在家的師長，白衣師長是不允許的。那麼，白衣師長有沒有？也有。怎麼樣的人，才可以做白衣師長呢？登地以上。就是說初地以上的人，纔可以做白衣師長。那就是說，沒有登地的人，在家的，在大般若宗派裏是不能稱師長的。即使是登地以上的白衣師長，在一百里以內，有比丘師長的，他就不能攝受弟子，也不能說法，要讓比丘師長。在一百里之內沒有比丘師長，他纔可以出來。大般若宗教派一貫贊嘆出家身——主要為比丘，所以是這麼的嚴格。現在的白衣師長很多，如果是其它教派的，我們就沒有什麼說的，這是其它教派，有他們自己的規定。而在我們大般若宗教派，有大般若宗的比丘師長，而一百里內同時出現白衣師長，是不允許的！這點，在祖師三父子文集裏面明言規定，不允許這麼做的。在這裏，我提供一些資料，給大家參考。

我們開始學佛了，不能不依靠師父。要依靠怎麼樣的師父？有什麼標準？我們基本上已點出來了，根據這個標準，慢慢仔細的找吧！有人說：我找不到。咦，這樣的師父會有啊！你怎麼找不到。怎麼辦呢？難道就沒有師父了？再告訴你們一個辦法，找師父，不是跑遍世界去找，向內心、不要向外求，就是廣化寺山門一個匾一樣，「莫向外求」。向哪裏求？心裏求。心裏有具德師父？心裏沒有具德師父。

怎麼求？你要具德師父教你，你必須是一個合格的弟子。合格弟子的資格有了，佛的慈悲、一切大菩薩的慈悲、徧滿虛空法界，機教相投，決定會化現具德師父相來教化你。自己做弟子的資格都沒有，如《論》所說：斷器三過，依六種想，及具聞器三法，這些功德都沒有，於是，「說法知識雖極遍淨，然由聞者過增上故，執為有過」，具德師父來了，你認不到，祇見眾多過失，那也教化不了你。所以，我們要得具德師父，不要向外求，不要到處去看；哪個具德師父？哪個具德師父？我們看到很多的青年出家人，找具德師父，以前叫做「參訪」嘛，這裏看看，不好，那裏看看，也不好；從五臺山跑到峨嵋山，峨嵋山又跑到九華山，九華山又跑到普陀山，到處跑遍了，結果，具德師父呢？一個也沒有找到。實際上，具德師父可能曾出現在你眼前，但你認不到。具德師父，不能從我們凡夫庸俗的眼光去看，也不必到處跑着去求。固然，有些大德，是公認合格，且有德望的，他在那裏弘法利生，我們可以去參學。但是毫無目的地到處去找，又沒有智慧去識別，那恐怕是徒勞，很難找到的了。

真正要求具德師父攝受，自己先得要具備被攝受的弟子資格（或者說功德），有了資格，自然會有合格的具德師父來攝受你。自己被攝受的資格沒有，即使具德

師父來了，你也認不清，也不聽他的話，不好好地親近他，也就得不到任何利益；甚至於會謗法、謗人、謗師，還造下了無間地獄的罪，金剛地獄的罪。所以說，要求具德師父，不必太耽心，祇要自己作為弟子該怎麼做的功德具備了，具德師父絕對會有。十方諸佛菩薩，他們的慈心悲心難道會沒有嗎？像你這樣合格的弟子，沒有具德師父教授，他們就不管嗎？不會！我們祇要把自己的功德，把做弟子該具的功德，都做到了，那麼，具德師父很快會找到的。弟子該怎麼做？如前述「具聞器三法」等，在《論》中有詳細說明，我們這裏就不要越扯越遠了。

我們現在講的是聞思修，我們言歸正傳，接下去講。聞思修，必定先從聞下手，由他力故，發生定解，經過思惟令得決定，然後入修，滅過引德，這是一套完整而且有序第的學修方法。但是，世間上真是無奇不有，有的人學法是以了解為滿足，不想進入思修的。我就遇到過一個，他學法是了解了解的，他後來居然也出家了。我們就問他出家的動機是什麼？他說：我所以出家的目的，是為了「了解了解」佛法的，將來還要了解了解其它宗教……。他似乎是很客觀，看起來很科學，沒有主觀見地。但是，這樣漫無目的地了解了解，能離苦得樂了生死嗎？憑着自己凡夫的管見，滲透着無知與煩惱，對那一種法的高低、是非都分不清楚，就是了解了解，

能夠得出什麼結論來呢！這很可惜！我們要多聞，目的就是要借佛的智慧來指導我們如何做。不從聽聞正法中去得到佛的智慧，單靠自己凡夫無明煩惱的心，要去找具德師父，要去探討真理，要求出離等等，恐怕很難、做不到吧！我們試想，佛不出世，為什麼這娑婆世間大家證不到了生死的阿羅漢，證不到菩提涅槃呢？正因為沒有佛教麼！生在沒有佛之世，是八難之一，現在佛所說法，尚住世間，他不專心去求，卻到處去參訪了解，什麼都去參訪了解，這樣浪費暇滿人身，纔真是可惜了！自己本來沒有難，卻跑到難裏去了，或者說，信依處沒有，而執邪倒見，本身就是八難之一了。

那麼，我們說聽聞正法，也是了解嘛，對！這也是個了解，但不能以此為足。自己沒有判斷力，就說：經上怎麼說的，論上怎麼說的。至於為什麼這樣說，不知道。那還不是屬於迷信了。雖然說經上說的，是正確的，對的，但為什麼這樣說不知道，而且有的時候佛這麼說，有的時候佛又那麼說，在什麼具體條件下，該怎麼說，怎麼做？假使尚沒有這種判斷能力，則結果還是會搞錯。佛說的話，我們若理解錯了，或用錯了，那也不是搞錯了嗎？所以，聽聞之後一定要思惟，以什麼標準去思惟呢？無垢的真理，就是說一點也沒有差錯的真理，去觀察，這個道理是不是

這樣的。舉個例說：佛教的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。大家知道，這個裏邊是有講究的。諸行無常，諸行，這個「行」字，是指有為法；諸法無我，這個「法」字，則一切有為法，無為法都在裏頭。一切法都無我無自性，是包含有為無為，兩個都有無我無實自性。而「諸行」呢，決定是指有為法，有為法是行法，無常、變遷的，而無為法卻是常的，不變遷的。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，為什麼無常呢？因為一切有為法，剎那生之後，馬上就滅掉的，不能稍住在裏邊的，一住下來，就是有自性了，那麼，無為法是常住不變的，怎麼也說沒自性呢？原因是無為法是相待於有為法而有的，也是一種緣起，既然是緣起而有，也就沒有自性了。

《入中論》頌曰：「若無生住滅，是法名無為，彼由彼性空，說名無為空。」我們這裏且就有為法來分析，有為法是剎那，剎那不斷的生滅，就像電影片一樣，我們看到的電影銀幕上是連續的，似乎看不出有什麼生滅變化，但是大家知道，放映機內的底片一張一張的不斷在換，沒有一張是不換（生滅）的。如果底片不動不換的話，則銀幕上的人物就一直如此，毫無動靜了，或者說，就僵化掉了。這裏說諸行無常，剎那生滅，但每一剎那，前後相續的法，是很相似的，就像電影底片一樣，我們心沒那麼細，就祇看到法的相續而覺察不到它剎那的生滅了。既然是無常

的，那決定是沒有自性的。若法有自性，它就可以不依靠其它緣起，永遠保持現狀存在下去。大家自己可以用各式各樣的道理去推論，假使是有自性，常住不變的，那麼現見會有什麼矛盾，假使法有自性，我們比譬說，如果小孩子是有自性的，他就不能成長了，如他現在祇有一米高，他永遠祇能是一米高；如果他是嬰孩，抱在手裏的，他將永遠是個嬰孩，不會長大了。為什麼？有自性嘛，不會變了嘛！這些都是跟現實有矛盾的。小孩子從小長大，他在變化，變化的時候，就是慢慢長大的過程，如果不變，他怎麼長呢？一個人從小到老，都一刻不停地在變化，剎那剎那的變化。根據生理學說，人身上的細胞，十二年之後，全部換成新的了，舊的就一個也沒有了，全部是新的，這個變化之劇烈，可想而知。

上面說了那麼多，這就是說明，要以無垢的真理，多方面，各種方式去觀察思惟佛所說的言教，這就是智慧，或稱思所成慧。有了多聞，纔能思惟，若是聞的資料都尚且沒有，思惟的對象也就沒有。所以，首先一定要多聞，然後是思惟；思惟之後，纔能修行——纔能入定去修了。嚴格的說，「等引善名修，極能熏心故」，此定地善，極能熏心，令成德類，故獨名修。真正的修，入定的時候，纔能稱為「修」，在聞思階段，還夠不上叫修行也。不過經論也說，串習名修，聞思串習也有熏心功

能，雖然不象定中那麼強，泛義的，也稱為修了。再一個，有學問的人，就是說多聞的人去修行，跟那些寡聞的人修行，全部不一樣。舉個例子，多聞的人知道那些是對的，那些是錯的。對的就要做要熏修，錯的就不做要對治，這樣決定慢慢會成就。如果說是寡聞的人或者是沒有聽聞的人，是非不辨，取捨不明，怎麼會成就呢？好的壞的都搞不清楚，要成就是太渺茫了。又從懺悔業障來說，多聞的人，犯了罪之後，知道那個是罪，要墮落惡道的，很可怕，生大恐懼心，趕快求懺悔還淨。而愚癡的人，由於寡聞或不聞，犯了罪之後，也不知道這是犯罪、犯戒，也不知道犯了這個事情，將來要墮什麼地獄受什麼苦，全都不知道，糊裏糊塗，不知道要懺悔，縱人告以必須懺悔，但自己懺悔的誠意也沒有，當然要受大苦了。這裏就是說，多聞的人有方便，寡聞的人沒有方便。

《俱舍論》裏就舉過這麼一個例子：鐵，哪怕小到一個丸子，如一般藥丸那麼小的丸子，掉到水裏面，它要沉下去的，再小也是要沉的。但是有方便，有智慧，有多聞的人，把這個鐵，或者鋼，再大，重數千萬噸，可以不沉下去，什麼原因，做條船麼！打成輪船的樣子，哪怕再重，它不但不沉，還可以把人物載運到彼岸去，橫渡大海。這就是說你有沒有方便。有智慧可以改造外境麼！沒有智慧就困死在裏

邊了。沒智慧的人，犯了小小的罪，還得沉下去受苦；有智慧的人雖先無知犯了大罪，可以方便，依四力門懺悔，使罪消除，所以說，要多聞，不多聞就吃大虧。這些道理，很多經論裏面都講的很多，總的來說，《論》全部收進去了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要注意的，有的人愛修，修的時候，入定修麼，有的時候境界出現了，如在修定的時候，感到外境與內身都不見了，這個會有。不但修行的人會有，氣功師也會有。或者看到一團光明，或者看到身體沒有了。還有些，好像神通出現了，明天的事情，他在修定的時候就觀察到了，昭覺寺有位師父就這樣，第二天有人打架，他第一天修定時就知道了。修定之中，是有些境界的，這些境界出現是否是對的呢？如果按照嚴格的來說：都是不要的，這些都是禪宗所謂的光影門頭。很多人修定的時候，感到自己身體不見了，看到外界飄飄茫茫好象是如幻如化的現出來了，以為自己得定了，甚至於有的人，認為自己證到了空性了。我們從佛教的教理來勘察，這些僅僅是在修定中的某一個層次，是會有這些現象出現的。修定中間是有許多層次的，我們在這裏給大家介紹一下。進入禪定的境界有九個層次，叫九住心，這個也是對我們修行歡喜用功的人，是極重要的一個事情，下面我們就依據經論，略略介紹一下：

我們修定，要心靜下去，要得奢摩他、要得止，有九個層次：首先我們要把心收起來，不向外亂想，第一個就是內住。我們的心，本來是散亂的，都是攀緣外境剎那不息的，現在要把它收回來，不要讓他向外亂攀緣。假使說，念阿彌陀佛，把心定住在南無阿彌陀佛這個六字洪名上面，叫內住。就是心向內攝，把它收回來，收回來的時候，就是開始用功了。但念了兩句，就跑掉了，又想其它的東西去了，這就是最初的一個層次——內住。

第二個是等住。等住就是說，我們把那個心拉住，可以維持一段時間，不讓它向外跑，大概說，假使念阿彌陀佛，可以念上一串珠子，念一百零八遍，中間心可以收在阿彌陀佛名號上，不跑出去，一串珠時過了之後，倏然又不見了，又跑掉了，但比起以前第一個層次，要好一些，這就叫等住。比以前有些進步了。

第三個叫安住。正在念佛的時候，你緣的境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，念到後來，忘掉了，想到其它東西上去了。這種經驗大家都會有麼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念到後來念到南無觀世音菩薩來了，很多人說會這樣的，自己也不知道，

什麼時候改念了菩薩，或者是想到其它的事去了，等到自己想過來，怎麼！南無阿彌陀佛的正念不見了，馬上再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，這是最初的境界，內住，等住都有，念佛的念頭失掉了，念頭跑到外面去了：想起買小菜的事了，或打算明天又該做什麼了……等等，不同的是，安住時，妄想心一起，立刻就發覺，趕快收回來，這叫安住。

第四住心叫近住。在這個時候，又比前面好多了，雖然有掉舉妄想會出現，但那個心，南無阿彌陀佛，還是在念，不會跑掉忘記了。前面的掉舉妄想心生起，南無阿彌陀佛的正念都已忘掉了；這個時候，縱使在打妄想，但南無阿彌陀佛……仍 在念，沒有忘掉。同時為了避免心散向餘處，努力將心收攝，使心收攝得漸漸微細，不會粗動向外散馳。到此時——近住，攝心用功，住分已穩，而有生昏沉的趣向。

總結前四住的差別：第一個層次內住，心纔收回不久，不知不覺又跑掉了。第二個層次等住，可以攝心到念一串念珠的時間，過後散亂心起了，自己卻不知覺，等到發覺：咦！我怎麼不念了？已經散亂了有一段時間了。而第三個層次安住，在這時心掉舉妄想跑掉了，馬上就覺察，知道錯了！趕快把心拉回來。第四個層次近

住，把心再收，收到後來，心在所緣上面基本上能收得穩住了，雖然偶然還有散亂心，還會打妄想，但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正念，不會忘記了，還是在念。以前三住，打妄想時，把念佛的正念早忘掉了，一心想其它的事情去了。現在妄想少了，基本上能緣念在一句佛號上，收住了。這較以前三住心已經好得多了，可以把心收攝到幾乎不往外散了。這時念的力量增強了，心一旦打妄想，就立即收回來，打妄想，收回來，打妄想，收回來……不斷練習，往外打妄想的力量相應地減弱了，但是凡夫的心，有個通病，不打妄想，就入昏沉，現在妄想少了，可昏沉却來了，於是在第四住心時，住分雖穩，而有產生昏沉的現象，明分不顯。

第五住叫調伏。這個時候要把心提高舉，要觀想定——三摩地的功德，把昏沉的心提起來。這時就能把第四住的粗的昏沉去掉，但還會留下一些極微細的昏沉。這個昏沉，不同於一般近於打瞌睡的昏沉，卻是一種微細的，叫做「沉沒」。在第五住時，最危險的，就是這個微沉（沉沒），自己以為觀境清楚了，但是沒有力量。就像念佛，南無阿彌陀佛清楚地還在念，並沒有失掉，但是沒有一股強有力的勁道。這個時候，最容易誤解，以為自己已得定（三摩地）了。因為其它粗的妄想和昏沉已息下去了，（第四住已除粗掉，第五住正除粗沉，）然而微細的沉沒卻出

現了。我們說修止得三摩地有明澄具力的明分與專注所緣境上的住分二點。第五調伏的細沉，與真三摩地極相似，因細沉亦有此相似的住、明二分。它們的差別，就在明分中不具有明了而精實的力這方面。這個力稍為不足，即入於細沉。細沉時明分、住分都具有，就是缺少這個精實的力一點上面，還要下功夫，把這微細沉沒除掉。比如說，前說的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明明白白的，清清楚楚是在念，也沒有其它雜念，但是念的力量不夠，沒有那精實的力。「此時心如虛空」，最易搞錯，以為是已經得止了。還有一個毛病，這時候因為粗的妄想和昏沉息下去了，心靜下去了，就會出現身體不見了，看外界虛虛茫茫，如幻如化，好象不但是得到定了，而且已證到空性了。這個時候我們要認識到，此僅僅是修定中的第五住心，真正的定還沒有得到；空觀，根本談不上。要得到定之後，再把觀空的毗鉢舍那修起來，才能證空觀。現在定尚未得到，這些境界不過是禪宗的所謂光影門頭，這些境界當然是很多的了；智者大師曾為其兄作《小止觀》，說定中境界層次無窮，若要全部寫下來，不要說一本書，即使一萬本書亦難窮盡。那就是說，從第五住開始境界就出現了，各式各樣的境界都會有，虛虛茫茫，身體不見了，等等都會出現。這個時候要明白，自己並沒有得定，也並沒有得到空觀，這些都是虛妄的境界。對於這種虛妄境界，簡單一句話：不去管它！根據自己要修的法，繼續修下去。希望大家不要

上當，不要搞錯，如果搞錯了，不但上不了路，還要著魔，這是我們重點解釋的第五住心，最容易起誤會的。

第六住是寂靜。第五住把心策舉起來，為了斷除細沉沒，但還有一些微細的掉舉、或散亂，此種微細散亂或稱為三摩地不順方，或稱為不喜三摩地，在六住見到這微細散亂的過失，努力要把它們遮止，一心專注於三摩地，不使於三摩地有絲毫不喜之心。五住與六住之特征者，五住斷微沉，六住斷微掉。

第七住叫最極寂靜。在五住時細沉尚有力，時刻防止它生起。六住時，細掉尚有力量，也要時刻防止它生起。到第七住，則細沉細掉都已受到對治力的摧壞，力量已經薄弱，本已無散亂等生起，而有極微細散亂將起之勢。這種才將生起的趨勢，第七住的心力，可以把這股將要冒起的勢力，立刻察覺，而且使它消滅。到了第六、第七住時，能知第五住的止還不完善，能從五住如空的心穿透出來，所以不會誤會，造成錯誤了。

第八住名叫專注一趣。第七住已不受沉掉的損害，第八住則絕無沉掉。由於努

力加功用行，使一座裏面，一心專注。

第九住稱為等持。由第八住專注一趣，習已成熟，這時不必再加功用行，修捨心，任運能離沉掉，自在而住。

到第九住心時，還不能稱為得止（奢摩他），仍屬於欲界的心一境性。而真正得止，是屬於色界的範圍了。第九住不但能夠長時間隨意住定，不用努力加功用行，而且還有輕安分，這時候，也容易起狂亂的我慢，自以為已得定，甚至謂已得空樂。由於第九住心在出定後，行住坐臥，都好象有定分參雜在裏邊，應知此是現似（相似）之相，有人不知，便誤以為入定出定已經打成一片，自謂等同佛了。因為佛的境界入定（正修）出定（後得）是合而為一的。所以祖師特別指明，第九住心是欲界心一境性，連色界定尚未得到，何況成佛？！這點，修止的人也一樣要知道的。

怎麼樣從第九住心進入真正的奢摩他呢？第九住已有輕安，但不圓滿，要到圓滿的輕安生起，才算趨入正定。這種輕安生起之前相，自己頂上有重的感覺，但并不是不舒服的感覺。這種感覺生起後，立即圓滿的輕安跟著生起了。

再簡單總結一下：第一內住，隨所聽聞正法、教授教誡，作為所緣的境，把心從外境收回到所緣的境上來。第二等住，於這個所緣境上數數用功思惟，令心稍長相續而住。第三安住，生起具力的正念，若失念忘所緣境，立即能憶念收回。第四近住，生具力而圓滿的正念，能不忘失所緣，但還有粗的沉掉。第五調伏，粗沉掉已無，修有力的正知遮除細沉，因這時會有細沉的危害。第六寂靜，修有力而圓滿的正知，除去細掉，因六住時細掉還有力量生起。第七最極寂靜，微細沉掉將生之兆起，即能斷除。第八專注一趣，微細沉掉將生之相也沒有了，而仍需要依靠正念正知而精進加功用行。第九等持，則由第八住努力修習，已成習慣自在，至此，不必加功，任運能平等持心，不沉不掉。再進一步，得了圓滿的輕安，才算真正得止——奢摩他了。

得止以後，再在止中觀察抉擇法性的道理，歷經簡擇、極簡擇、最極簡擇、解了、等了、近了、徧了、機點通達、審察聰叡、覺明慧行，等九個階位而得毗鉢舍那（觀）。

或許有人要問：這與念佛有什麼關係？答：大有關係！《阿彌陀經》裏說的「一心不亂」，《彌陀疏鈔》裏蓮池大師分事一心與理一心二個。「初事一心者，如前憶念，念念相續，無有二念，信力成就，名事一心，屬定所攝，未有慧故。」這就是念佛得奢摩他的境界。又說：「理一心者，如前體究，獲自本心，故名一心，……此純理故，不專事相，觀力成就，名理一心，屬慧門攝，兼得定故。」這就是說念佛，觀察體究性空道理，念頭脫落，契合自己本心，證到空性（無自性空）即得毗鉢舍那的境界也。

我們修什麼定，一定要依據佛說。根據經書上所說的去核對，這個定修到什麼情況是對的，怎麼樣是錯的，這才是正軌的道路，不要看到一些境界，就迷掉了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。希望大家愛修定的人，一定要把九住心好好地看看，這個內涵，《論》都有，《略論釋》講的也很詳細，真正歡喜坐定的人，這個一定要看，才不會上當。我們一切修行的過程，都要和經教相符合，跟經教不違背，那才不是錯路。然而，真正要做到跟經教相符合，而不違背，問題在我們有沒有那麼多的時間，去看很多的書，甚至，有的時候看了之後，還會看錯，這該怎麼辦呢？有，親近具德師父！具德師父是有學修經驗的，他可以指示你修行道路，哪些是對的，哪些是錯

的。

如果不依靠具德師父的話，單憑自己看書，我們又要引帕繃喀大師的至理名言：「以自己看書而得成就的人，過去沒有，現在沒有，將來也一定不會有！」這個是肯定的，沒有傳承嘛！世界上學個學問技術，還得靠個老師教。一個小孩子，不教他，他會不會？肯定不會的，所以，要靠老師教。我們修行，無始以來，流轉生死，從來沒有出離過，這一次想從生死流轉的輪回圈子裏跳出來，走向解脫道路，這是一條從來沒有走過的陌生路，你想沒有個師父帶路，能不能走得通？這個絕對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在這一方面，一定不可自以為是，拿兩本書看看，我文化高，我看得懂。看得懂，文字懂沒有用，意義會到沒有，是不是看對了，還是有問題的。《論》開始的時候，就講了很多，聽聞正法該怎麼聽：要把自己一切成見都掃除了，這個聽才能得益，否則的話增加我執。這個法聽了，跟我意見相合的，取過來；不合的，就不要！結果，辯論的時候，跟我相合的，滔滔不絕，引經據典，說了很多；而對自己不合的，卻把它蓋住，不說了，反正別人又沒有看到，不知道倒底和經典合不合，認為這樣做是對的。這正是自己騙自己，也騙了別人，最後的結果自己修行不上路，自己吃了虧，恰恰正是害了自己。

這兩天我們講的一些，其重點是在修行的時候，必須要抓住的東西，也就是三主要道——修行次第的心要，一個是出離心，一個是菩提心，一個就是中觀的正見。在這個裏邊，如果我們能夠抓住了，一切佛法將來都會得到。但若這三個要素缺了一個，或者三個都沒有，憑你再修什麼高深的法，大圓滿，大手印什麼什麼……儘量去求好了，你不會真正有所收獲的。

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，也是有可靠依據的：有一位修行成就的人，已經達到了高層次的修行。但是他煩惱還沒有斷掉，有一次，他有一個仇人，他就用誅滅法，把敵人除掉，他這樣做了之後，來生就下地獄。因為我們修的佛法，是以慈悲心度眾生離苦得樂的，不是拿來報私人仇恨而使有情受苦的。假使說，有一個人是魔，是危害佛教，禍殃眾生的，在必要的時候，也可以修個誅滅法，把他除掉，為了護持正法、利樂有情麼！他要危害佛教。摧殘有情麼，這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做一下。我們教派一般是不用這個方法的，一般是用慈悲的攝受，感化的方式，使他能轉過來，而不是用這種強硬的方式——把他消滅掉。這個，我們一般是不做的。但是，在某些場合，對佛教和眾生危害的時候，也會有這麼一位大具德師父，有這個

堪任性的，他也可以偶爾用一下。但是一般是不用的。前面說的那位修行成就的呢，他卻是為了個人的仇恨用誅滅法。因為他我執未空，還沒有能超出三界，逃不了因果。雖然證到有些神通，但是逃不了業報，殺人所感的報是下地獄。而且這種殺人，是用殊勝的佛法來殺人。佛法是救人的法門，他反過來用於殺人了，那麼他感的果當然也是夠慘的了，馬上就會下地獄了。所以，我們佛弟子，千萬不要用佛法為手段，來達到個人罪惡的目的。個人的目的，一般都是自私自利的，以自私自利的出發點，利用佛法來滿足自己個人的要求，這個與佛法畢竟是背道而馳的。

我們修行，首先是要去煩惱、我執，把一切煩惱我執去掉，一切為眾生的利益出發，這樣做叫修行。如今反過來了，把最高最殊勝無我的佛法，拿來為自己服務，為自己個人的利益、自私的我執大魔，就是像那樣子的；最大的魔就是我執大魔，現在竟然把這個我執擴張到用佛法來維護它了，那實在太可怕了。我們用世間法來維護我執，這個果報已經夠大了，再進而用佛法來維護我執，那真是錯到極點了！但是，我們且檢討一下，自己有沒有這個心？以佛法來誅滅敵人，恐怕是沒有，然而以佛法來抬高自己，會不會有？可能是會有一點點。比如說，我當個法師，可以名利雙收，將來在佛教史上，可以有我一個名字，總算在這個世界上也幹了一番事

業了。儘管表面上好像是為作貢獻。但是，我們深挖下去，還不是為自己個人名利出發。這樣的心不能有，我們修佛法，要徹頭徹尾地為眾生的利益而服務的，不能夾雜一點點自利。當然，成佛也是自利，但成佛自利的目的還是利他，為救度一切眾生故。這是從無我的基礎上出發的。有一點「有我」的自利的話，不但輪回出了，一切惡趣的苦還在等待着要去受的。所以這一點——以學修佛法來抬高自己的地位，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，也是一般學佛的人多少都會有一點點，沾一點邊。還可能有一些人，會沾很大的邊。以上說的那些人不能說沒有，還是會有；那麼，像這樣的人，當然是很愚癡了。佛法是教我們去除我執，救度眾生的，千萬不要反其道而行之。

最後，我們還要說一下，昨天，我們傳了破瓦法，有一位老太太，她這麼說，那些藏文的發音念不來，可不可以念漢文？我們漢文在翻譯中，已經有了，但還沒有印出來。藏文念不來，就念那個漢文的意思是可以的。就那個簡單的意思念一下，也可以。將來完整的文字出來，你再換好了，現在就念這個簡單的。

另外，還有一個事情，昨天我們傳大禮拜的時候，有的人沒看到過想請人拜一

個看看，但因事多，說了半天，後來時間遲了，沒有拜。今天我們要補兩個東西，一個：大禮拜；另一個：講了半天，頂禮咒沒有說，要補傳。頂禮咒就是大禮拜之前，先念這個咒，念上三遍、七遍，念了之後，什麼效果？可使大禮拜的質量提高，簡單的說，一拜可以頂十拜，或者頂一百拜，頂一千拜，就看你怎樣念怎樣拜了。事先念這個咒，有這個功效，可以提高質量。這個咒昨天忘記傳了，東說西說，頭緒太多了，講過去就沒有時間了。那麼，昨天傳過法的人就再聽一下，沒有傳過的就不去管它了，反正今天就要傳了。這個咒在拜之前，念三遍、七遍、二十一遍都可以。念了之後，可以使我們接着拜的質量提高。正在拜的時候念什麼呢？念歸依，或百字明咒，或者三十五佛懺都行。餘下還有幾分鐘，我們請一位師父拜給你們看一看，大禮拜是怎麼拜的。

還有幾句話說一下，今天不要供養了，財供養不要了，但是要求一個法供養。我們傳的法，希望大家好好修，以如法修行來供養；聽的話（法），望大家好好用起來，昨天傳的法好好的修起來，以最大的供養——法供養來作供養！

（吉祥圓滿）

回向偈

願以此功德 回向遍一切  
吾與諸眾生 罪障盡除滅  
根支三昧耶 諸戒有缺犯  
仗法真實力 雪除還清淨  
上師勝金剛 諸佛體性主  
願一切時處 以悲心覆護  
啓迪除愚蒙 速圓無上覺  
持教拔沉迷 安住於佛心

智敏上師開示初編

# 上海居士林開示錄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初八—初十講於上海居士林

## 目錄

初八開示	一
初九開示	五一
初十開示	一〇七

回向偈

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 
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 
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 
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 
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 
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 
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 
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

